

飛亂鸞羣

著 英 阿

印 刊 店 書 民 國 海 上

飛 亂 驚 羣

著 英 阿

店 書 民 國

1946

羣鶯亂飛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出版

著	出	發	總
者	版	行	經
者	者	人	售
阿	國	慮	聯
	民		合
	書		書
英	店	方	報
			社

上海四馬路山車路口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元

每册實價

第一幕

時間

一九××年暮春的一個早晨。

地點

蘇州。

佈景

舊式家庭的客廳。後壁中部爲大圓門，左里角爲衣架，架前係外入門。再前放一高櫃，上有瓶花等陳設，一束枯萎的花插在瓶內。在左門前斜放兩沙發，中間放一欄几。右里壁，有一玻璃高櫥，內放杯碗等屬。右壁臨前爲廂房門，門前斜放一大沙發，沙發里頭放一高式櫥貯架。其他可斟酌佈置。

人物

春桃 年約十七八之蘇州大姐，說話關前不顧後，異常矛盾。

胡媽 年約三十餘之女僕，相當冷雋，歡喜尋春桃開心，又喜搬弄是非，爲長舌之流。

黃惟廉 老三，年二十餘之大學生，很理智，作事也極有毅力。

俞慧英 年約二十之女學生，知識相當豐富，很理智，有正義感。

黃惟芬 幼妹，年約十六七，中學生，天真浪漫。

李福 男僕，年約五十餘。

二少奶奶 年近三十之女性，老二惟義之妻，戀愛至上主義者。

黃惟義 老二，年近三十，具有流氓性，半智識階級。

黃惟仁 老大，年近四十，官僚，佞佛嗜酒，爲一好好先生，完全爲其妻所愚弄。

大少奶奶 年約三十之女性，爲人有機謀，極陰險。

幕啓時，爲早晨八九點鐘光景，台上僅有兩女僕。一爲大姐春桃，正拿着一束鮮花在換，把枯萎的花扔在地下。另一爲胡媽，在整理沙發。

春 胡大嫂，昨天真把我氣死了。

胡 又有了什麼事嗎？春桃姐！

春 胡大嫂，你想想看，紅燒肉有什麼希奇呢？我不過嘗一嘗味道的鹹淡，大少奶奶却硬說我是偷她的肉吃，還把我罵了一頓。

胡 那不是太豈有此理麼？

春 誰說不是呢？我當時真打算和他對罵一場，可是轉念一想啦，自己究竟是下人，也得捺住氣了。

胡 不捺住氣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天下的烏鴉，總是一樣黑的，無論你走到那裏，祇要是主人，還不是和我們的大少奶奶一樣嗎？要不會對下人們發威風，她也就算不得是主人了。

春 ……

胡 不過話說回來，这里的大少奶奶也未免過份了些，喝那麼一點點兒湯，有什麼大不

了呢？也要鬧一場，這真叫人有些看不上眼。

春 胡大嫂，一個人得意過份，我總以為不是好事。特別是我們做女人的，在得寵的日子，

就應該擔心那失寵的時候。（看見瓶里枯萎的花，拿在手里。）就譬如說這一束花吧，

有盛開的日子，也有謝的時候，前兩天被人當作寶貝一樣，供在桌上，今天呢枯了！死

了！誰也不愛了！只有扔到垃圾桶里去！（扔在地下）女人，還不是一樣嗎？大少奶奶

的年紀，現在已經不小了，憑她再會打扮些，哼！我們的大少爺，恐怕也不見得再歡喜

她呢！

胡 啊！你說這些話，倒使我想起一件事了，我們的大少爺不是很歡喜你嗎？大少奶奶這

樣的欺負你，你可以告訴大少爺呀！

春 你說的是那里話，我是一個下人，大少爺是一個主人，他怎麼會歡喜我呢！（撒嬌地）

胡大嫂，我真不高興你們，老是這麼一套，什麼大少爺歡喜你呀！大少爺看上你呀！大

少爺送東西給你呀！其實都是天曉得！我春桃是一個鄉下人，長得又不好看，大少爺

怎麼會看得上我！不錯，大少爺是常常地歡喜喊我做事，有時也和我開開玩笑，但那又算得什麼呢！（揚起手，人動作）大少爺他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呀！

胡（笑）春桃姐，我看你也不必再害羞了，我們都是自己人，還有什麼可瞞呢？天下的事情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你放心，我們大家總不會壞你的事，我們也巴不得你能高升，能做少奶奶，難道於我們沒有好處嗎？

春你說的是那里話，我春桃怎麼會有這樣的命？你們也真是，說話就不怕人怪難爲情的，我想走遍天下，主人到底總是主人，下人也到底總是下人，大少爺就是嫌大少奶奶老了，不好看了，外面夠他歡喜的女人，還不多得很嗎？就是在高興的時候，和我說笑笑，那也不見得有什麼意思。胡大嫂，你也不想，像我們大少爺這樣有錢有勢的人，他怎麼會看得中一個下人呢？

胡春桃姐，你也不必說了，大少爺對你有情有義，在這個屋子裏的人，除掉大少奶奶，請問那個不曉得春桃姐，你和大少爺兩個人的事，根兒底兒，一本流水賬，是早記在我

胡大嫂的心里，瞧我看，也不必劈清了，少爺看中下人，總不是什麼醜事，詰問在那一個大戶人家，沒有這麼一件兩件，這又算得什麼呢？

春 你怎麼這樣說呢？真是叫人怪難聽的！承大少爺看得起我，但又有什麼意思呢？我們是一清二白，從來就不曾有過什麼事。啊！胡大嫂，我春桃雖是個鄉下人，不識字，我父親却是知書識禮的，在我還很小的時候，他就替我講過列女傳哩！

胡 啊！你也曾讀過列女傳？怪不得我們中國的列女有那麼多呢！真是失敬得很呀！春桃姐！

春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難道我春桃真和大少爺有什麼不尷不尬嗎？……啊！胡大嫂，大少爺對我們女人，真是好得不得了！——

胡 春桃姐，你不是說大少爺對你毫無意思嗎？怎麼現在又好得不得了！

春（有些狼狽）我真有些不高興和你說話，怎麼你專門歡喜挑人眼呢？有意的把人家的話頭引起，又一件一件的來挑，挑得我心里真不好過。

胡 你這不能怪我呀，是你自己前言不關後語的！別談這些吧！我倒忘記問你了，三少爺昨天晚上到家沒有？

春 我不曉得我看三少爺真是個好人，又年青，又漂亮，待我們下人又和氣，像這樣的人，我真高興服侍他。我就不高興我們的大少奶奶。

胡 照這樣看起來，你是不但歡喜我們的大少爺，也看中了我們的三少爺了。

春 我簡直不能和你說話了，你這個人真是太不成話說了。我說他好，難道就是我愛了他嗎？你還不知道呢！三少爺才真不愛我們下人呢。有一天夜裏，我聽大少爺說的，他和大小姐，兩個人早就文明訂婚了！他們兩個，聽說好得不得了，大小姐這邊，每隔一天，就要寫一封信給三少爺，三少爺那邊，連一天都不隔，每天總有信寄來，大少爺說，這些信有一個名字，叫做什麼「情書」。

胡 大少爺夜裏怎麼能告訴你這些話呢？

春 你又來挑眼了，我們的大少爺，不是有一座佛堂嗎？有時不在大少奶奶房里住，就在

那里起坐念佛，有一天夜裏，我去送茶給他吃，他是這樣告訴我的。

胡 啊！原來是這樣，怪不得找說，我們的大少爺，怎麼常常地不在大少奶奶房裏歇呢！原來他是和你在佛堂里念佛。

春 胡大嫂，不是和我念佛，是大少爺一個人念佛。

胡 他還說了些三少爺什麼呢？（轉身，廂房門開，三少爺上場。）啊！三少爺，你回來了。

廉 我回來了，胡媽！

胡 三少爺，您昨天什麼時候到的？

廉 本來夜里一點鐘就該到，那里曉得火車頭在路上出了毛病，一直弄到半夜，進城到家，已經是快四點了。

春 四點？那時我才睡呢！三少爺，昨天聽說你要回來，我真歡喜得要命，吃過晚飯，我就在望，一望也不來，兩望也不來，一直望到夜里三點鐘，實在不能再望了，我才去睡的呢！（說到這里，胡媽從廂房下，她再趕上一步。）啊！三少爺，想不到我一睡，你就來了。

廉（應付地）謝謝你。春桃，我回來的時候，你們都睡着了，只有大小姐在候我，大少爺

他們，也是後來才鬧醒的。春桃，聽說你近來很好。

春（得意地）三少爺！你說的是那裏話？我們做下人的，還不是一輩子做卜人嗎？有什

麼好不好呢！像你三少爺，現在用功念書，將來中舉人，中狀元，做宰相，才真好呢！

……

春啊！三少爺！你昨天回來，看見了我們的大少奶奶嗎？

廉我回來的時候，她已經睡了，還沒有見到呢！

春三少爺！我們的大少奶奶，他的架子近來是也越過越大呢！動不動就發脾氣，動不動

就罵人。（湊近，低聲）三少爺，你千萬別說出來，昨天晚上，我們的大少爺，還給她罵

了一頓呢！

廉啊……

春三少爺，你還沒有知道呢，我們的大少爺真可憐，給大少奶奶罵了，一句嘴也不敢回，

總是陪着笑臉，就是我們下人，也替他氣得要命。大少爺他真是一個爛好人，提起他，我真替他有點難過！

啊……

廉 春 三少爺，還有一件事，你也不曉得呢。大少奶奶待我們下人也愈來愈刻了，每天只給

我們一點熟菜，連油花都不放上一點兒，你想我們一天忙到晚，連一點潤潤肚腸的油都撈不着，這樣日子，你叫我們怎麼受？

胡 （譏刺她） 所以，三少爺，我們的春桃姐，比以前瘦得多了。

廉 （笑） ……

春 （望胡媽一眼） 啊！三少爺，我還要告訴你呢。現在家裏有什麼應酬，我們下人也一個錢撈不着呢！譬如送禮，人家開發下人的錢，總應該我們的了，現在也要拿回來交給大少奶奶呢。要是不交，馬上就停你的工。我們家裏不是還有周媽，鄭媽嗎？現在都爲這些事不高興，已經不幹了呢。

廉 你說得未免太過份了吧？

胡 (向春桃送出勝利的笑)……

春 (再望胡媽一眼)三少爺，我——(回頭探視，慧英正從圓門出來，手裏拿了一捲報紙，她迎上幾步。)啊！大小姐，你昨天夜裏睡得那麼晚，怎麼這一早就起來了。

慧 現在還早嗎？已經八點多了呢！

廉 慧英，你從花園裏來嗎？

慧 是的，三哥，我每天早上，總是在花園里看報的。

廉 今天有什麼新聞沒有？

慧 沒有什麼新聞，時事，真悶得和現在的天氣一樣，我想誰都要感到有些呼吸不過來，三哥，你看到現在國內的情形，也有什麼感想嗎？

廉 慧英，我們受欺壓得真是太厲害了，祇要是不會麻木的人，我想總不能沒有感想吧，我感到，我們的國，也正和我們的家一樣。

（軍行坐下，慧英亦就沙法坐，春桃收拾了東西下場。）

慧 我也這樣想，我們的社會，正和我們的家庭一樣，到處是陰闇，沉悶，淒厲，悲慘，彷彿在陰濕的地方，看不見一點兒陽光，簡直叫人憂悶得死！

廉 憂悶得死？這倒也不見得，你近來的思想，是太陷於悲觀。

慧 是的，我自己多少也有些感覺得到，半年來不斷的刺戟，使我的思想漸漸趨於消沉。先是軍閥的戰爭，無情的砲火，燬掉了我的家，我的父親因此一急成病，不久就過世了。母親呢！他是從來就沒有和父親分開過的，一連遭遇了這兩件大事，自然是活不下去，接着也就死了。一個很好的家庭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，很快的就變成了灰燼，剩下的，祇有我這麼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。承表哥們的好意，把我喊到這里來，我當然是很感激的。可是三哥，在這里是使我更加失望了，成天所見到的，只是些胡里胡塗的生活，不是你爭我奪，就是搬是非，互相排擠，互相傾軋，自私自利，誰也不顧到整個的家，眼看下去，馬上是要和別的大家庭一樣，就要崩潰下去的。在這樣的情形之

下，你叫我怎能不悲觀呢？

廉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，悲觀失望，自也是人情之常，不過你要曉得，像你這樣，是並不能解決問題的，是並不能把這個家弄好轉來的。我自己家里的事，我當然是了解得很清楚，固然有許多地方叫人喪氣，但究竟還不是叫人完全失望的，我希望你不要這樣，你應該樂觀一點。

慧 你的話，在原則上當然是對的，要是就事實說，就沒有這樣簡單。好在現在你已經回來了，你不妨仔細的留心一下，看看自己的家，究竟處在怎樣的情形之中。危巢之下，是不會有完卵的。在不久的時候，我們也許要同這個家一同燬滅。

廉 難道我們家里還有什麼更嚴重的問題嗎？

慧 當然是有的，不過我不想說，現在，我能以告訴你的，就是萬一事情弄穿了，那却是一個簡單的問題，簡直有關這個家庭的存亡！

廉 事情有這樣的嚴重？

慧 是的。

廉 這究竟是一件什麼事？

慧 我不能說，你在家呆久了，你定然會看得出來。總之，在這個家庭里，光線是太陰暗了，情調是太悲慘了，分辨不出是非，也分辨不出好壞。真理在這裏是粉碎了！三哥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就是一切事情揭穿在你眼前的時候，你的失望也許會比我更大呢！

廉 （驚詫地）我們的家庭，竟可怕到這樣的程度嗎？

慧 讓事實給你證明吧！

廉 （沉思）慧英，你的意思，是不是說大嫂和二嫂的感情，現在愈弄愈壞？

慧 不完全是這個。不過，大嫂與二嫂現在更是冰炭不相容呢。二嫂，她真可憐，什麼時候都在受着大嫂的壓迫，又不斷的受着二哥的欺負，要不是我常常的勸她，和她在一起，我想她早已自殺了。大嫂，真是太殘酷了。別說二嫂吧，就是我也在不斷的受着她的欺凌哩！這裏的一碗飯，真不大好吃，我要不是等待你回來，我雖是無家可歸的人，

我也不願意寄住在這個籬下呢！

大嫂連你也欺負起來了嗎？

廉 假使我們家還是像以前那樣好的時候，我想她不會欺負我的，不過現在不同了，我的父母都死了，家產也沒有了，一個人寄居在這裏，不但沒有錢，還要吃這裏的飯，我怎能不受欺負呢？

廉 我真沒有想到，你在這裏竟受到這樣一種待遇，我真對不起你。我希望你不要灰心，我們一定要在這腐爛的家庭裏，打出一條出路。我們決不能聽他們這樣下去。我相信還不遲，我希望你能隨時的幫助我，鼓勵我，我自信還有力量來和他們爭鬥，把這個危難的局面，挽回過來。你能夠答應我嗎？

慧 如果真能如你所說的，我們還有希望把這個危難的局面挽回過來，我當然和你一同努力。因為你的家，也就是我的家，也就是大家的家，我總不會冷眼旁觀的。

廉 那麼就好極了。

(惟芬打扮的很漂亮，從圓門上。)

芬 三哥你昨天到底是回來了！

廉 是的，芬妹，昨天因為火車出了毛病，三點鐘才到的呢。

芬 大姐，你昨天到底把三哥候到了嗎？

慧 是的。

芬 三哥，昨天你不回來，大姐急得要命呢？過一會兒就看看錶，過一會兒又到門口張張，兩道眉毛皺得像什麼似的，坐在那里動也不動，我和他講話，她的心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，答的全不是問的，把我們大家都笑死了，三哥，你今天應該好好地安慰她呢？

慧 (有羞意) 你這個小鬼，又在造謠了。

芬 三哥，真不是我造謠，你要不相信，可以去問問二嫂，二嫂還拿指頭在臉上羞她呢！

慧 好，夠了，別說了，越說越不成話了！

芬 (笑, 坐到沙發上去) ……

廉 你今天怎麼沒有到學校里去?

芬 因為一個朋友約我到觀音山玩去。

廉 觀音山?

芬 是的, 觀音山, 觀音山你去過嗎? 那個地方纔好玩呢! 尤其是在這樣的春天, 山上的野
花全都開了, 香得很, 我們上個星期日也去了呢! 春天真是太好玩了。

廉 春天不但好玩, 也好讀書呢!

芬 讀書我覺得太沒有意思了。

廉 不讀書將來怎麼辦?

芬 我也曾這麼想, 可是一拿起書本, 頭就有些痛, 我好像與讀書沒有緣, 見到書就有些
害怕。

廉 因為你還沒有找到讀書的趣味。

芬

……

(僕李福自外入口上。)

李 (向芬)小姐，高少爺派車子來接你了。

芬 已經來了嗎？

李 來了。

芬 你告訴車夫，我馬上就來。

李 是。(退)

芬 好，我們停一會再談！

廉 (莫名其妙地問慧英)那里又來了個什麼高少爺？

慧 高少爺你不認識麼？他常到我們這裏來，就是地方廳廳長高維城的兒子。

廉 那是大哥的上司了。

慧 是的，有一回這里請客，他跟着他父親來，竟一下看中了我們的芬妹。大嫂嫂以為難

得高攀這樣的貴親，極力的慫恿芬妹和他好。芬妹年紀輕，又好玩，什麼都不知道，常常地和他出去。我看將來很難有好結果呢！

廉 高少爺是怎麼樣一個人？

慧 還不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嗎，聽說專門歡喜在外面胡調，正事是什麼也不知道。

廉 你也應該勸她呀。

慧 我怎麼不勸？可是，我的勸，怎麼能抵得上大嫂嫂的慫恿呢？再加芬妹本來就胡塗，所以就毫無辦法了。

廉 大嫂嫂爲什麼這樣？

慧 她是祇會想到大哥的官位，想到錢，她那裏想得到芬妹將來上當不上當。

廉 照這樣說起來，我們家庭的前途，真是未可樂觀。

（春桃自圓門上。）

春 大小姐，大少奶奶請你去一下。

慧 有什麼事嗎？

春 不知道。

慧 (向廉) 三哥，我去看看就來。

(慧英下場，春桃看她去了，再來與惟廉擦天。)

春 三少爺，你這回來家，有多少天好呆？

廉 沒有一定。

春 你頂好在家里多呆些時，我們後花園里，這兩天好玩得很呢，桃花也開了，杏花也開了，還有許多不曉得叫什麼名字的花也開了，都開了！還有許多黃鶯兒，真有趣，吱吱吱，喳喳喳，一天到晚的這樣叫着，從這枝飛到那枝，從那枝又跳到這枝，才有意思呢！三少爺，人家都說上海好，像我們這裏的黃鶯兒，我想上海總不會有吧？你停一會看看去，你一定要被他們迷住了，你一定要變得像大小姐一樣，發狂的在那里叫。(作姿勢)啊！春天可愛的是春天！

廉 (不語)……

春 (看他_{不語}，很失望似的，緊逼上去。)三少爺，我還有件事忘記告訴你呢！你出去半年多，我們的二少奶奶也變得多了，她現在和二少爺吵得更厲害，有時吵不過，就一個人哭哭啼啼地到處跑。

二 (在內) 胡媽！胡媽！

春 (聽後) 奇怪！說到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就來了！(急急地從圓門下場。)

二 (開左門進場，一見惟廉) 惟廉，你回來了。

廉 回來了，二嫂，二哥起來了沒有？

二 你問你二哥嗎？現在可不必問我了，他是不大在家的，昨天出去，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。

廉 (不語)……

二 其實，你二哥就是在家，我也未必知道呢！因為你二嫂的金銀手飾早已給他換完了，

因此，他也就沒有你二嫂在心裏了。他現在相信的已經不是你二嫂了！——

廉 二哥現在相信的不是二嫂，那是誰呢？

二 是誰？我可不能告訴你，你將來總會明白的，大概，在這屋子裏，誰是最有錢，誰是你二哥最相信的。這個屋子，惟廉，現在提起這個屋子，我就有些恨！這個屋子，正和我們在電影裏看見的那些魔鬼的屋子一樣，從外面看，是那樣的美麗，崇高，可是，處在屋子裏的，除掉被欺負的人，全是些妖魔鬼怪！我就是被這些魔鬼牢牢拴住的人物的一個，我希望這個屋子很快的坍塌！

廉 二嫂，你別發牢騷吧，二哥就有什麼不是，我想總可以好好的把他勸轉來的。大概二哥給了你什麼委屈受了？時候他回來的時候，我可以勸勸他。

二 勸勸他？我看也不必了，我現在也不管這些，我覺得男女關係是相對的，你二哥對我既然這樣，我又何必一定要纏住他呢！老實說，他現在忘記了我，我也未必還記着他。惟廉，我近來看了許多的小說，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守舊了，要還是那樣的守舊，我

早是已經死了，你這回回來，也不見得能看得見我了。

廉 二嫂，你的心應該平靜一點，大概被刺激得太厲害了吧！我看你的精神有些……

二 有些怎麼樣，大概是說有些失常吧！惟廉，我和你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，就是別的人不了解我，你是不能對我有什麼誤會的，我對你二哥是怎麼樣的愛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墮落，他不走正路，他被別人看不起，我雖然是心裏苦痛，我雖是後悔不應該和他結婚，但我到底是忍受了一切，死心踏地的做他的妻子，但是他對我怎樣呢？他心裏是沒有我了，他爲着錢，不再對她表示一點溫情。他使我寂寞，他使我痛苦，他在精神上拋棄了我，你替我想一想，我是一個熱情的人，怎麼能忍受這樣的痛苦呢？你是知道我的，你是比任何人都對我好的，你應該替我想法。——（向前走一步）

廉 （後退）二嫂——（抬頭，突見老二從外面進來）二哥，你回來了。（二少奶奶聽得，很高興的站開。）

義 （若無其事地）老三，我回來了。（走圓門下場。）

(惟廉很不安地看惟義下場，二少奶奶以憤恨的眼光望着他。)

二 (在惟廉正想說話的時候，帶笑地。) 惟廉，你應該幫幫我的忙。

廉 (不知怎麼辦才好。) 二嫂，你不能這樣，我想你需要休息。

二 (笑) 我一點不需要休息，我悶得很，我要和你談談。

廉 (想) 二哥回來了，你還是進去招呼他一下吧！

二 (反感地) 我現在已經沒有招呼他的義務。(說到後來，很是憤激。)

廉 你不能這樣，夫妻究竟是夫妻，有什麼誤會，也不妨好好地解釋。

二 (不高興地) 惟廉，你不要說這些話吧！你是很聰明的人，何必拿這些不入耳之言

來叫我難受呢！

廉 這並不是不入耳之言——

(胡媽在一分鐘前從圓門出場，聽他們談了兩句話，然後才開口說話。)

胡 二少奶奶，二少爺請你。

二 (想不高興地) 你告訴他我沒有空。

胡 是。(再望兩人一下退。)

廉 (發急地) 你不能這樣。

二 我爲什麼不能，我爲着你二哥，一切都被毀了！現在剩下的只是一個殘酷的生命，啊！這殘酷的生命，是沒有什麼可憐惜的！有什麼可憐惜呢？撕掉，毀掉，讓它飛揚在半空之中，連一點塵滓也不要留在世界之上。惟廉，我是早就決心了，我要毀滅我自己！

廉 二嫂，你太興奮了。

二 我沒有太興奮！

(右門恰這時開了，慧英出來。)

廉 (苦痛地) 慧英！

慧 (看看二人) 你們在這里有什麼事嗎？

廉 沒有什麼事。

(三人分別坐下；惟廉與二少奶奶，各有說不出的心情。)

慧 二嫂，剛才大嫂找我去，說三哥很久不在家，這回回來，又沒有多少時候好呆，打算替

三哥接接風。

二 (冷笑) 那當然是很好了，大嫂嫂本來就長於這一套！

慧 (先望二少奶奶一下，然後向惟廉) 你自己定時候吧！大嫂嫂要我問你呢！

廉 我是什麼時候都可以。(說到此，大哥惟仁自圓門出。) 啊！大哥！

仁 你今天打不打算到那里去？

廉 我今天沒有打算到那里去，今天廳裏有事嗎？

仁 今天廳裏有事，不過我是不一定去的，打算在家里休息一天。

廉 大哥，聽說你近來很信佛，在家裏開了個佛堂，是不是？

仁 你怎麼知道的？

廉 昨天回來的時候聽慧英說的。

仁 啊……

慧 大哥近來不但歡喜念佛，也還拚命喝酒呢！

廉 大哥！你以前不是點酒不嘗麼？

慧 現在却不然了，差不多每天都喝，總是喝得人事不知，一會兒笑，一會兒哭，喝醉的時候，他那樣子真怕人！

廉 大哥！酒是能傷人的。

仁 我知道，三弟，不過，你要曉得，酒固然能傷人，憂是更能傷人呢！我多吃點酒，也就是多少減除點憂。

廉 你不能這樣的消沉！

仁 人到四十了，孩子一個還沒有，年輕時候的希望，又一天一天地瓦解冰消，人孰無情，我就是不想消極，也是不可能的！

廉 孩子能有，當然是好，就是沒有，我想也沒有什麼關係。

仁 人總是人，無論理論上說得怎樣通，到了這樣的年紀，一個孩子都沒有，總不能不叫人有些寂寞！

二 大哥，我好像聽說，你頂備納個妾是不是？

仁 打算是有這樣打算。本來，我是把世情早已看穿了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也沒有再尋這樣煩惱的必要。不過我佛慈悲，生我於世界之上，總不能忍心看自己的一脈斷盡。討一個妾，也不過是想得到個把孩子來娛娛晚景，同時也可算是對死掉的祖先盡盡人事。

廉 現在已經在進行嗎？

仁 事實上却是很難，首先就是你大嫂的一關，壓根兒就通不過。

二 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，對於這樣的事情，大嫂也應該看開些，才是。

仁 豈但看不開嗎？……唉！我想不說也好，我們家里的事，總而言之，是一言難盡的。
慧 大嫂這個人，許多地方都很好，就是有一點看不開，而且歡喜剛愎，任性。

廉 啊，大哥說起大嫂，我到有件事想問問你了，昨天晚上，聽說我們北門外的田已經賣掉了，這是真的嗎？

仁 是真的。

廉 怎麼事前我一點也不知道？

仁 在事前，我也和你一樣的不知道，老二和你大嫂把事情弄好了，然後才告訴我的。

廉 二嫂，這事既與二哥有關係，你總該知道一點情節吧？

二 我不知道。你二哥做事，從來就瞞着我，後來隱隱聽說，我去問他，他還把我罵了一頓呢！

廉 那是爲什麼？

二 他先是不承認，後來勉強承認了。却很高興的罵我，說就是賣也不關我們女人什麼事。惟廉！你不要見氣，我問他爲什麼不給你知道，他還說你管不着呢。

廉 二哥做事，總是這樣胡里胡塗的。

二 惟廉這句話只能說明你以前的二話，現在却不然了。他胡塗得更厲害了！不但還是和流氓做朋友，簡直快要變成流氓的頭腦了！

廉 他真是太不自愛！

二 自愛？我看是不必談了。他祇要有錢，還管什麼自愛不自愛呢？現在還是用錢像用水一樣，祇要有錢，就拚命的抓。只要他一個人用得快活，全家的死活，他是不管的。

廉 照這樣的說起來，這回的賣田，竟是他的主動了。

二 這也不一定，這個屋子裏的事情，是太難說了。

仁 老三，你別這樣認真吧！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何必再說呢？在這樣的世道里，還是馬馬虎虎的好，也不必太胡塗，也不必不胡塗。得過且過，總可以少一些煩惱的。

廉 你這樣的哲學，我簡直不敢恭維。要是大家都這樣那麼，我們的家，固然是不會好，我們的國，不是也沒有復興的希望嗎？

仁 你把一切事情，看得太嚴重了。你要知道，在多少年前，就有人大聲高叫，說我們中國，

馬上就要亡國亡家了。現在又是幾十年了。到底怎樣呢？家還不是家，國還不是國嗎？國和家，那有這樣容易亡的？自有天公作主張，我們蠢蠢衆生，又何必這樣的愚妄呢？

（轉身走到對面去。）

春 （拿了一塊手帕，從圓門出來，直奔惟仁。）哦！大少爺！我什麼地方沒有找到，原來你在這兒。怎麼招呼也不招呼一下呢！

仁 （窘迫）春桃，別麻煩，我們在這兒有事。（指大家）

春 （回頭看見大家坐在那里）哦，大小姐，二少奶奶三少爺，你們都在這兒，我還沒有看見呢！嘻嘻嘻嘻。（跑向圓門，適惟義出來，兩人頂撞。）

義 春桃，放穩重點！

春 （抬頭）哦！二少爺（下）

義 （走向二少奶奶）架子未免搭得太大了吧！

二 （笑）哼！架子，我們女人有什麼架子，架子是祇有你們男人會搭！（立起走動一個地

位)

義 你這是什麼話！(趕上去)

二 (不語)……

仁 老二！

義 有什麼事？

廉 二哥，我想和你說幾句話。

慧 二哥，你在這里坐吧！(讓開坐位)

廉 我看家里的情形，現在是比以前更壞了。

義 (不高興的) 我看也不見得！

廉 怎麼不見得，從經濟說，家里的經濟，現在是一天不如一天，連家產現在也開始在賣了。以人事說，家裏分利的多，生利的少，杯水車薪，能繼什麼事？你是失着業，我和芬妹是更不必談，現在還在用家裏的錢讀書。這樣下去，究竟怎麼辦呢？

義 你真是太多慮了，我們家有這麼多的房子，這麼多的地，真是一牛吃着不盡，還怕什麼呢！賣一兩塊地皮，就慌張起來，我看你真是太小題大做了！

廉 不是這麼說。

義 不是這麼說，那麼要怎樣呢！

廉 我的意思是，第一，我們應該增加生產，靠大哥一個人，決計支持不了這麼一個大的家。我的意思是，二哥，你也應該設法找點事做做。

義 我就不高興，找事就是找氣，吃了人家的飯，就要受人家的氣，我是不高興受這樣烏氣的！

廉 不見得每件事都要受氣罷？

義 天底下就沒有不受氣的事情，我是生就了的怪脾氣，慢說找不到大事，就是什麼都長廳長放在我眼前，我黃惟義看都不要看一下。老三，照你的話看，似乎我們家裏就多了我這麼一個人，是不是？

仁 惟義，我看老三的話，也不是這個意思，他是說多一個人牛利，總要多一點收入。

廉 二哥，我說的不但是你，便是我也在內，在這樣情形之下，暑假畢業之後，我也非馬上找事不可的，我們家裏，一共是十口人，只靠一個人生利，這怎麼支持呢？

義 到了支持不下去的時候再說吧！

慧 等到支持不下，那不是太遲了嗎？

義 還怕餓死不成？我就是窮了，我的一班弟兄們也不會看我餓死的。

仁 老三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，要像你這樣頂真，我看誰也活不下去的，兄弟手足，究竟手足要緊，還是身外物要緊呢？我看我們還是擦擦開天吧！

廉 不，大哥，我們是不能這樣遠觀。

慧 我們家庭的危機，實質上還不止此。

義 還不止此？那是什麼呢？慧英，你說。

慧 要我說麼？我以為芬妹的事，馬上就會成爲一個問題。

仁 芬妹又有什麼事？

慧 芬妹近來的行動我想大哥和二哥總不會不知道，高廳長的兒子是一個不學無術專門散蕩的富家子弟，在這個城裏是誰都知道的，現在却和芬妹打得火熱。我就不相信，他會真愛芬妹，她的前途的危機，真是非常之大。我們家裏的人，不但不加以阻止，反而推波助浪，把她望危機裏送。可憐一個天真未鑿，什麼都不懂的孩子，馬上就要被你們毀壞掉！

義 你真是多管閒事！高廳長的兒子要愛芬妹，還會委屈了她嗎？就是將來他對芬妹怎樣，或是丟掉不要，還怕他不賠償損失嗎？要不賠償，老實說，我黃惟義第一個就不答應。

慧 芬妹被毀了，我們要錢有什麼用？

義 你真是大傻瓜！到那時候，你還怕芬妹沒有人要嗎？報紙一宣傳起來，風頭還怕不夠健嗎？戀愛自由，不合意再換一個，這有什麼關係？

慧 照你這樣講，我真是什麼都沒有得說了。

義 你本來就不應該說。

廉 二哥，我們不能那樣想。

仁 老二，你的話也實在太欠斟酌了。

義 別說吧，你們的話才真是天曉得呢！

二 在芬妹以外，也還有應該說的事。

義 請別開口，這兒沒有你的話。

二 沒有我的話，爲什麼沒有我的話？

義 你們娘兒們，最好是吃飯，睡覺，多打扮，少開口，家裏的事，派不着你們管！

慧 你不能這樣的看不起女人，女人也是人，對於這個屋子裏的事，只要是這個屋子裏的人，無論男女，是都有權利說話的。

（芬從外門進來。）

芬 大姐，你們在這裏做什麼？

慧 談談家專。

二 芬妹，你怎麼不到觀音山去了？

芬 本來是打算去的，天忽然地有點變，怕遇到雨，不去了。

廉 芬妹，我們現在談談家裏的事，你是每天都呆在家裏的，你也有什麼感想嗎？

芬 我沒有什麼感想！

廉 你已經很大了，你不應該沒有感想。我問你，你對高少爺的印象怎樣？

芬 沒有什麼印象，只不過是好玩罷了。

慧 芬妹，你錯了。你和高少爺鬧在一起，是沒有什麼好玩的！

芬 你這話是怎麼說？

廉 我可以告訴你，像高少爺那樣的人，是不真愛女人的。他們看女人，就同小孩子玩洋囡囡一樣，高興的時候，就拿起來玩玩，不高興的時候，就扔到九霄雲外。

芬 真的吓，我倒有些不相信呢！

慧 等到你相信，那時已經晚了！（向二少奶奶）啊！二嫂！你剛才不是要說話嗎？

二 我想說話，可是我又有些害怕！

慧 不要怕，二嫂，我們都是一家人，有什麼可怕呢！

義 （把頭偏過去）見你媽的鬼！

二 （怒）惟義，你罵誰？

義 我就罵你！

二 （忿怒，立起）你罵我！那我是非說不可了，（跑向義前）你和大嫂——（突然停住）

義 （驚異地）怎麼！（怒望着她）

仁 （向二少奶奶）怎麼，大嫂欺負了你嗎？

二 （望着惟義，害怕得顫抖）沒有，沒有，大嫂沒有欺負我！

（退坐下去，把頭伏到椅上。）

義 我怕你發了瘋！

仁 老二，有話好好地說，大家別發氣。

廉 我覺得我們的家，真是非來一回清潔運動不可！

仁 （走向前）惟義，你和大嫂欺負了二弟妹嗎？

慧 大嫂，她——

仁 她怎樣？

廉 她太對不起我們的家了！

仁 她做了什麼事嗎？老三！

廉 大哥！你能容許我說嗎？

仁 當然容許你說。

廉 大哥！我們的家，是快要被大嫂毀掉了！

仁 她，一個女人，也能毀掉我們的家嗎？

（大嫂出現在圓門中間，號惟廉說了下面的幾句話，怒形於色的退去。）

廉 是的，她能毀掉我們的家！她破壞了我們家庭的經濟，她毀壞了我們弟兄間的感情。她弄得妯娌們不能相和。她使你更消沉，她使二哥更墮落，她把二嫂逼得近乎發狂，她又把我們這一個天真的芬妹，活生生的向墮落的深淵里推！大哥！我們的家，我們的家就是這樣的一個家，陰開，悲慘，混亂，沒落，我們要沒有最大的決心，我們的家，馬上是要毀滅的！

仁 老三，你究竟說些什麼！我不大懂。

義 （不高興地）他說的全是些胡話！

廉 我一點也沒有說胡話。家裏弄到這樣地步，你也是應該負責的！今天，爲着要救這個家，我不能不痛快的說。我希望我們家的每一個人，都能了解我們的家是處於怎樣危險的境地，都能很好的覺悟。我不但希望在這裏的人都能深深地反省，我也要去把大嫂找來，我更希望她能懺悔過去的一切！（說完預備向圓門跑去。）

仁 (跑去攔住他) 你不要這樣。

廉 不，我一定要找她出來談談。

義 (大聲地) 哼！你大嫂的脾氣，你應該知道。

慧 (反感地) 她總不能把人吃下去！

芬 大姐那也不見得。

二 (也上來阻止) 我看你還是不去的好。

廉 不，我一定要去！(推開她)

(惟廉將走到圓門，大嫂走出站住，惟廉一怔，大家都失驚的向後退。大嫂怒容滿面，慢慢地向前走。惟廉也不自覺的一步一步的後退，將至台口停住。)

廉 (停了半天，走上一步。) 大嫂！——

大 (止住他) 你別說，惟廉，我什麼都聽到了！我爲了這個家，不知用了怎樣大的苦心，吃了怎樣大的苦，但是你，却說我毀壞了這個家！我的犧牲是完全沒有代價的，我的

努力是完全沒有結果的！既然如此，就讓我痛痛快快地來毀一下！我是好心沒有好報！我現在也不願再做好人了！我沒有懺悔，我也不要聽你們的勸告！我倒要來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來和我爭鬥！（憤怒得轉身向內跑，大家很驚訝的望着她的背影。）

——幕急落——

第二幕

佈景

黃家的花園。背景爲天幕。右台口爲有皮樹築成之大茅亭，佈置甚爲古樸。亭外，臨近台口，有石凳一。台口臨近天幕，有高大樹木。再外卽是後門，但看不見。茅亭向後爲高大樹林，外口成半圓形。中部有一小道斜入，惟不見其極，人沒入此小徑，卽不爲觀衆所見。左台口爲園之入口，亦有樹木有入口小徑。在左林前，卽左台口，有一圓形小花壇，周圍爲石凳。夜，有月，情調甚爲幽靜，有風，不甚大，微聞樹葉簌簌聲。

時間

距第一幕約一週。

人物

大少奶奶

胡媽

阿庚

車夫，年近三十，小流氓。

春桃

黃惟仁

黃惟廉

俞慧英

黃惟義

二少奶奶

黃惟芬

啓幕時，大少奶奶坐在亭口，胡媽旁立。

大

(一路走下來)胡媽，這回事可是真的？

胡 這種話說起來是罪過的。我還能假造嗎？

大 他們都沒有看見你？

胡 他們那時都沒有看見我，後來二少奶奶做着怪難爲情的樣子，就這樣（做一步一步向身邊貼的姿勢）三少爺似乎很急，好像又沒有辦法。

大 （經過沉思）胡媽！這樣的事情出在我們家里，真是家門不幸。二少爺的脾氣，你是知道的。萬一將來給他知道了，怕不要出人命嗎？我看這件事——（思索）胡媽！你在這里有多少年了？

胡 大少奶奶毛算起來，總有十來個年頭吧！

大 照這樣說，你是我們家的老娘姨了。

胡 可不是嗎？我來的時候，老太太、老太爺，和前頭的大少奶奶，都還沒有死呢！我記得小姐那時還只六七歲呢！時間過得真快，想不到一眨眼，她已經長大成人了。

大 這樣說起來，我們這里，也可以算是你的家了。

胡 承大少奶奶的愛，下人怎麼敢？

大 胡媽！我看這件事，還是你來料理一下吧。

胡 大少奶奶，你的意思預備怎麼辦呢？

大 （經過思索）這件事真難。我又不能說，大老爺呢，也不好叫他去拆穿，二少爺那里，更是風都不能露一點的。真爲難！（想）胡媽！我看現在只有一個辦法。

胡 怎樣？大少奶奶！

大 （對胡耳作私語，胡不斷的點頭，時作會意的笑。）只有這樣，才能根本解決，免掉多少麻煩，大小姐是非常愛三少爺的，你應該知道。（回到石凳坐下。）

胡 我知道，大少奶奶，大小姐不是和三少爺已經文明自由結婚了嗎？

大 沒有結婚，只是訂婚。

胡 訂婚？訂婚是什麼意思？

大 就是訂了還沒有娶。

胡 啊（稍停）大少奶奶，將來三少爺結婚，也像你和大少爺一樣，用鳳冠霞帔嗎？

大 大概不會吧，恐怕他們要文明結婚。

胡 文明結婚，那也算得明媒正娶嗎？

大 就是明媒正娶。

胡 （有慨世風不古的神氣）那不是簡直不成話嗎？

大 大家都是這樣，不成話也沒有什麼辦法！

胡 （有感地）世道真是一天不如一天！（搖頭，走開。）

大 （喊她）胡媽，這件事，最好把一些話讓春桃傳去。你要小心，別叫春桃曉得是我的意思，這個丫頭的嘴是太留不住話了。

阿 （在內，自遠而近的唱用蘇白，二人急急藏起。）

自靠妝台手托頤，

思量情意得場呆。

姐道郎呀！

你好像後園中一個花蝴蝶，

採子花心便弗來！

郎道：姐兒呀！

我勿是採子花心便弗來，（在台右口出現，向左走去。）

南邊也有一枝開。（推後門進，便唱。）

我今正是花蝴蝶，

處處花開等我來。

（唱完時，大少奶奶和胡媽走出。）

（候他走到左台口）阿庚！

（回身看見大少奶奶，惶恐地。）大少奶奶！

大 阿 大

阿庚，你打那里來？

阿 我去廟前聽珍珠塔回來。(轉身走向里入門。)

大 (不讓他去) 阿庚,你回來。

阿 (不得已地回來) 大少奶奶,你有什麼吩咐嗎?

大 我問你,二少奶奶常常坐你的車子出去,她究竟到些什麼地方?

阿 (很感到興味似的) 二少奶奶這個人真奇怪,她常常叫我拉她出去,問她到那里,她總說不出一個地名。有時跑到街上兜一轉,有時要我拉到虎邱,可是出閩門,她却又不想去了。祇有一回,她乾脆的說出了個玄廟觀。大少奶奶,我想二少奶奶有什麼心思呢?

大 她有什麼心思?有吃有住,家又不要她管!

阿 不過也不能這樣說。

大 (有點驚異) 依你怎麼說呢?

阿 大少奶奶,我不敢說。

大 你說好了。

阿 大少奶奶，我看二少奶奶近來太喜歡打扮了。

大 (望他一眼) 這關你什麼事，(稍停) 阿庚，二少奶奶近來心思不順，很難免有什麼意外，你可以留心，有什麼事來告訴我。(說完即退。)

阿 是，大少奶奶！

大 (急急地向亭後小徑走去)……

(阿庚和胡媽正要說話，春桃偷偷上，被胡看見跑去捉她。)

阿 你們兩個人幹什麼？

春 (兜轉了回來) 她——

(胡媽趕上就打，春桃舉手攔住，阿庚把胡媽拉開。)

阿 你們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胡 (嘻笑地) 她罵我

阿 她罵你什麼！

胡 (有點難爲情，掠髮，不說話。)

春 胡大嫂，你說呀！

胡 (再舉手要打。)

阿 春桃，你到底罵了她什麼？

春 我沒有罵她，我說她和門房里老李要好，她就打我。

阿 (尋開心地) 胡大嫂，你也真是！要好就要好得了，怕什麼呢？要是有人說我和你要好，我就不氣。

胡 這你個鬼！嚼爛舌根！

阿 我嚼爛舌根倒不要緊，可是你要擔心，春桃這叫春的貓，正想找一條魚呢！

胡 (不高興地) 狗嘴里真是永遠掏不出象牙！

春 (拉胡) 胡大嫂，我們走罷，這個傢伙從來就沒有正經。

阿 (阻住他們去路) 春桃，總比你和大少爺正經些。

胡 (勝利地) 哈哈哈哈哈……

春 (雙腳亂跳) 我不來了!

阿 好，不講笑話，不講笑話。

(大家鎮靜下來)

阿 我問你們，二少奶奶近來有什麼事嗎?

胡 (看着他) 阿庚，你問這話有什麼意思!

阿 咦! 大少奶奶剛才不是問我嗎?

胡 (煽動地) 我告訴你吧，二少奶奶近來有些不大規矩呢!

阿 (驚奇地) 不規矩，跟誰?

胡 (肯定地) 三少爺!

阿 (驚奇) 三少爺? (稍停) 那不會吧!

胡 (更訂實地) 不會那你可以打聽打聽去!

春 (動搖地) 這不是怪事麼?

胡 也不怪,平常得很。

春 (發現奇蹟似的) 胡大嫂,我倒不懂,他們倆的事,你怎麼會知道的?難道你——

胡 難道我胡大嫂就不能眼看見嗎?

春 (語塞)……

胡 還不止看到一回呢!

春 (笑嘻嘻地) 胡大嫂,你看見他們怎。

阿 (插上) 春桃,我知道,就像你半夜里從佛堂里跑出來一樣麼?

春 (打他) 你真是個壞蛋!

胡 有一回,是在大廳里,(先向阿庚耳里說一番,再向春桃耳里說一番)

阿 春桃,(把她拉過來,對他耳語一番,春桃格格地笑)這是什麼意思?

春 你這個死鬼，回家問你媽媽去。

阿 (笑)……

胡 還有一回，(再向阿庚一個人耳里說一番)阿庚，你看該死不該死？

阿 二少奶奶爲什麼這樣？

胡 誰說不是？在一年前，她和二少爺兩個還沒有大鬧，那時是多麼好，又規矩，又不愛打扮，真想不到現在這樣。一個人學壞，變得真是快得很。(若不勝惋惜似的。)

阿 春桃不也是一樣嗎？

春 放你媽的屁！(趕上去打阿庚不還手，一路笑下場。)

胡 春桃姐！我剛才說的話，沒有一句不有關人家陰德，你千萬別說出去呢！

春 你說的是那里話？我春桃也是那樣的人嗎？你真是太看不起我了。(不高興的)早知道這樣，我真是不該聽！

胡 我不過這樣說說，又有什麼呢！(看見大少爺與三少爺從小徑出來，一路說着話。)啊！大少

爺，三少爺，這麼晚的，你們還在園里麼？

仁 胡媽！你們在這里幹什麼？

胡 沒有什麼，大少爺！

春 大少爺，今天晚上，是吃蓮子湯還是吃桂圓肉？

胡 春桃！厨房里也還有些春捲皮呢，大少爺不是歡喜吃春捲麼？我看你還是做一碟春捲吧！

春 （狠狠地望胡媽一眼，下。）

胡 （忍住笑）大少爺！你到底吃那一樣？

仁 （想了一想）我看還是春捲吧。

胡 （忍住笑）我就招呼春桃去。（下）

廉 大哥，我總覺得你不應該這樣。

仁 （不勝感歎的搖頭，坐下。）

廉 (坐下) 祇要你大哥拿出勇氣來，這個家還不是沒有救的。

仁 我現在是心如死灰，你叫我如何振拔得起？

廉 祇要你打疊起精神，還怕什麼呢？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死掉的心是不難復活的。活可話這樣說。不過，你也要替我想，有什麼能引起我的精神去幹呢？「戶外天如墨，一燈慘作花。欲言前路事，心已亂如麻。」三弟，我的生活，我的環境，請問那一樣能鼓起我的勇氣。

廉 把家政改好，教每一個人都得到幸福，這希望，不就足鼓起你的勇氣嗎？

仁 你們少年人是可以這樣說的，如果你到了中年，一切都全給你個失望，恐怕你也不見得這樣想了。人到中年萬事休！像我現在，心境真有如鬼域，只愁死不快來，那里還有什麼求生之望？「茫茫來日愁如海，寄語驢和快着鞭！」唉！生是多麼的苦惱啊！

廉 (默然不語) ……

仁 我不但對於家感到失望，就是對於國，我也覺得是沒有什麼前途的。青年人爲着國

家，這多少年來，真是有莫大的犧牲。我是官場中人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真是什麼希望都沒有了。千里爲官只爲財，請問現在做官的，有幾個不是只道有「財」呢？官愈富，民愈貧，中國現在也是朝不保夕了。眼見得馬上就要國破家亡了，我們又何必再尋些苦惱呢？人生只有苦痛，我佛是知道的。知道生的苦楚，在人死的時候，還要去念往生咒，這也是我佛慈悲，不能不拿一點希望給把愚妄，使他們死的時候少痛苦些。你真是菩薩心腸，三弟，可惜我看穿一切了。

廉

（淒涼地）大哥！你的話使我感到痛苦，你的心境太悲涼了。我們應該放樂觀一點。

我們應該相信自己，應該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。把這個世界改造好的。我們現在雖然痛苦，如果羣策羣力，大家捨棄私心，一致團結起來，不是沒有希望的。就是社會黑暗，我們也有力量使牠變成光明，就是家庭衰落，我們也可以使牠重振。我們既然生在世上，我們的責任，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國家。許多衰亡的國度，現在都復興了，不就是由於這種精神麼？

仁 (站起) 這一切的希望，讓我期之於你吧？橋木死灰，我的心是沒有法子挽救了。我睜開眼來祇覺得面前是一片黑，沒有一點光，也沒有一點愛！祇有念念佛，叫我的心寧靜一點也！只有喝喝酒，叫我的心忘記一些苦惱！現在，三弟！只有喝得酩酊大醉，是我最快活的時候。

廉 大哥，爲着全家的幸福，爲着你個人的前途，我總覺得你不能這樣想。

仁 這也是無可奈何，毫無辦法的事。

(起立，在園內走動，惟廉也跟上去。這時二少奶奶從亭子旁邊小徑，很淒涼的走了出來。)

廉 二嫂，你這個時候還沒有睡嗎？

二 (抬頭看見他們，懶懶地。) 我沒有睡，我悶得很。

仁 老二在家里嗎？

二 (搖頭，回身。) 我不知道。

仁 我看老二近來是愈過愈放蕩了，一天到晚在城里胡鬧，弄得許多同事都來問我，我

們家的體面簡直給他掉盡了，我看你有機會的時候，還是再勸勸他的好。

二 他現在恨我恨得要死，你叫我怎麼勸他呢？

仁 我想勸勸他總比不勸他的好，夫婦說話總比弟兄說話要方便得多。

二 這是大哥你的想法，其實也不見得。

廉 哦，我忘了問你一件事了，芬妹這兩天，怎麼老是看不見她。

二 大概是整天地和高少爺纏在一起吧，今天我從起身以後，一直到現在，都沒有看見她呢。

廉 (想) 你覺得芬妹近來怎樣？

二 我覺得嗎？我覺得芬妹已經是難以自拔了。

廉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二 好像她的身子這兩個月來有點……

仁 真的嗎？

二 大概不會是假的。

廉 那麼，怎麼辦呢？

仁 我看只有叫高少爺趕快把她娶回家。

廉 事實上有可能嗎？

仁 既然相愛，我想是不會沒有可能的。

廉 這一幫有錢人家的子弟，我覺得是很難說的。

（春桃從里面跑出。）

春 大少爺，春捲和酒都預備好了，請你進去吃罷。

仁 好，我就來。

（春桃下。）

仁 我看芬妹的事，現在只有催他們趕快成婚，這個星期日，高太太請你大嫂吃飯，我叫她去探探她的意思看再說吧！

二 事實上現在也沒有別的辦法。

仁 你們再談一談吧，我先進去了。（下）

（惟廉和二少奶奶坐下談話。）

二 惟廉，我看你近來很有心思。

廉 家里的事情真是太麻煩。

二 我看你還是少問點的好，有大嫂在這里，這個家是毫無希望的。大嫂固然不會把心對着我們的家，就是她真會覺悟，也是很難有辦法的。

廉 辦法總不會沒有，只看我們怎樣努力罷了。

二 不，這個問題，不是單純的大嫂問題，還有你的二哥。你二哥一樣是在毀壞我們的家！

廉 （默然不語。）

二 這個屋子真是太悶人了，我的心真是難受得很。

廉 （惋惜地） 你太憂鬱了。

二 也許是吧！但我也不是不得已。譬如在這樣的夜晚，你看風景是多麼的優美，新月灣中深藍的天空，照得大地是那樣的幽靜。遠遠的山峯，更是默默無言的躺在那里，重重疊疊，好像人們在白天里工作倦了，在睡眠着一樣。和平，靜穆，是多麼的感動我的心。而我，惟廉，而我却是如此的寂寞，臉下的只是一個寂寞的影子。

廉 二嫂！天已經不早了，我想你該去睡了。

二 不，惟廉，我不想睡，月亮真是太美麗了，惟廉！我記起了，我想起不久讀過的一篇法國小說，那個叫做莫泊桑的，把月光寫得真是太可愛了。在水銀一樣的月光底下，就是心如古井的牧師，也不能不為那一對海邊的情人所動！

（如化石般的立着，低頭望地。）……

二 廉！我真是太寂寞了，我的精神是受着多麼大的壓迫！你的二哥，他現在是看我如路人，大嫂子，一向又是敵視我的。我的心現在是一無依皈。我痛苦得很，我的精神簡直沒有出路。爲着對你二哥的反動，我常常地想糟踏自己。我常常地乘着車子出

去，我常常一個人偷偷地跑開，我想找一個人，無論他是誰，就是窮困得像一個乞丐都可以，我想找一個人來寄託我的心。但是，我沒有勇氣，我不能，我總是走了出去，又跑了回來。我現在彷彿是一個被棄的屍身，漂蕩在大海之中，不知道那兒是我的終結。我是全世界最遭受悲慘命運的一個人！惟廉！你應該幫助幫助我。（抬着頭等他的回答。）

廉

（沈默很久）二嫂！你應該保重自己。（很快的走去，下場。）

二

（跑到圓形花壇旁石凳上坐下，哭。）……

義

（在內用蘇白唱小曲）一過平門兩道橋，一人乘船二人搖。（出場，續唱）嘯地嘯地咚，嘯地嘯地咚！（聽見哭聲，抬頭看見是一個人，走近細看。）她媽的，又在出什麼鬼，半夜三更，一個人在這里學鬼叫！

二

（還是哭）……

義

你媽的，滾進去。

二 (帶哭聲的突然站起。)我爲什麼要滾進去，難道連傷心都不許嗎？

義 傷心，你家的祖墳又沒有給人挖掉，要你傷心！

二 你不能這樣罵人！你現在管不着我。

義 管不着你，你現在還沒有走出我們黃家的大門，我爲什麼管不着你？我不但要管你，我還要揍你！

二 你不能這樣野蠻！

義 這個世界，祇有野蠻，不野蠻，就行不通。

二 你不能壓迫我太厲害了。

義 男人不壓迫女人壓迫誰？

二 女人也是人！

義 你這種女人也算人，天曉得！

二 (上前一步)我告訴你，你不要這樣狠。

義 怎咳？

二 你有本事，你到大嫂那兒狠去。

義 要是她不給錢，那個十八孫子不狠！

二 （不屑地）我早知道你是這樣的人。

義 你既然早知道，就不該說。

二 （不語）……

義 替我進去！

二 我不去！

義 你真不去！

二 （倔強地）我不去！

義 （提小雞似的把她捉起猛推進）嘿！滾你媽的！

二 （哭聲漸大的進去）

義 (回頭自語) 真是他媽的活妖精!

(進到中間, 大少奶奶已在望着他。)

義 (低聲下氣的) 啊大嫂!

大 你們又在什麼事?

義 沒有什麼, 她不肯進去。

大 你找我有什麼事?

義 還不是那筆錢嗎?

大 我現在那來二百塊錢。你這個賭, 真是要不得, 一輸就是幾十。家里怎麼應付得起呢?

義 你又來了, 少拿點回娘家去, 不就得了嗎?

大 惟義, 你不能老是這樣說。

義 別賴吧, 前天我還看見你拿一百塊錢回去,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?

大 (不安地) ……

義 (敏感地) 你放心, 只要你給我錢, 你的這個面子, 我總替你留下的。

大 (反攻的) 那不是應該感謝你嗎?

義 (得意地) 也可以這樣說呀?

大 ………

義 你給我二百塊錢, 老三要對付你, 我包管他鬧不出什麼明堂。

大 大話還是少說點好。

義 我一點也不是說大話。

大 (挑撥地) 你別把事情看得太輕了, 老三現在每天纏着大哥!

義 纏着大哥怎樣?

大 還不是要改造家庭, 趕走我嗎?

義 他沒有這樣的胆子。

大 很難說, 他這幾天在拚命的連絡人呢!

義 這些傢伙，老是這麼一套！不曉得在那兒學來一個新名辭，就胡天胡地的亂來，你不理他，包管你沒有事，你要睬他，那麻煩可就多了。我聽人說，對付那些年輕的學生，祇有這個辦法。這真是太懂得他們了。（想起什麼似的）啊！你說老三在拚命連絡，他在連絡誰？

大 第一個，當然是慧英了。

義 慧英能有什麼用？

大 要說慧英沒有用，那你真太胡塗了。

義 我一點也不胡塗！

大 他又連絡大哥！

義 （滿不在乎地）大哥，那怕什麼？你把韆繩拉緊，還怕他跑了嗎？

大 （冷語）還有你的太太！

義 （懷疑地）我的太太？

大 也是老三的同黨。

義 那不會。

大 不會，你還在做夢！

義 怎樣？

大 你的太太愛上老三了。

義 (驚奇地) 真有這麼回事嗎？

大 難道還是假的。

義 你怎麼知道？

大 (冷冷地) 這個屋子里的人，從上到下，那個不知道！(直看着他)

義 (怒) 他媽的，老子非去殺掉他們不可！(作拿手槍勢)

大 你又是這樣的暴躁！(槍放進袋內。)

義 (想了一下) 是老三找她，還是她找老三？

大 這何必問？（兩眼盯着他）

義 （思索，自語）對了！……對了！

大 怎麼，老二？

義 我記起來了，老三回家的那天，我看見他們兩個在客堂里，站在一起，不知道是說什麼。我還以為他們有什麼事在說呢，我一點都沒有疑心。他媽的，我明兒非把他們做掉，這一對狗男女！

大 做掉，你不能，人命不是隨便的事！

義 依你怎麼辦呢？

大 依我說，算了！

義 （驚叫起來）有這樣便宜的事嗎？

大 這不是便宜與不便宜的問題，事實上你不能打掉他們。你只有抓到證據，當着你大哥的面，把事情宣佈出，逼着你大哥把他們趕將出去，永斷葛藤！你不能猛撞！

義 (聽完話, 喪氣的走。)

大 惟義!

義 (再走回。)

大 你一定要照着我的話做! 現在是我們彼此的生死關頭! 不是我們死, 就是他們亡! 我們當中, 誰也不能饒恕誰, 誰也不能寬恕誰。不把他們趕走, 橫在我們面前的, 將是一條死路, 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, 我們要破壞他們的聯合。現在祇有生和死! 惟義! 我們現在要從死中求生!

義 (再喪氣的走)……

大 惟義, 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, 老三既然對我們無情, 我也決定對他無義, 昨天我已經出去接好了頭, 把家里所有的田地房產一古腦兒賣出去, 看他們有什麼辦法!

義 有人肯一下接受嗎?

大 有, 而且可以很快的成交。

義 那是再好不過的，可是，大嫂，我們的要先說清楚我劃十字，是沒有什麼問題的，不過，我們怎麼拆賬，一定要事先說明白。

大 這有什麼可說，你要用，你儘管拿好了。

義 說話算數？

大 當然，我幾時騙過你。

義 要是大哥不劃字呢？

大 我自有辦法。

義 老三要是不答應，跑去和人家打官司呢？

大 木已成舟，他有什麼辦法？我也要拿點力量給他看看！（下，惟義跟下。）

（燈暗，月亮走向中天，鐘鳴十二下，台上復亮，惟廉與慧英已坐在他倆的地位。惟義地位 Deo. 1. c.

成惟廉，大嫂地位爲慧英。）

廉 （堅決地）慧英，我們只有戰鬥到底！我沒有什麼灰心，我也沒有什麼喪氣，大哥就

是那樣的消沉，我也沒有退却的想念。候我把家庭里的事情調查清楚，我一定的暴露出來！到那時候，我看大嫂還有什麼話說，我看二哥拿什麼面目來和大哥相見。大家庭，是應該崩潰的，我現在要當作社會的一部份來改造牠！（坐下）

慧 不過你要知道，大嫂並不是容易對付的人，她有她的陰謀，她有她的手段，她統治了大哥，她不用用權絡的手段，把二哥抓得緊緊的。我們要改造，是非引起一回大的戰爭不可，我們不能很直率的幹！我們要有戰略，我們也要有戰術！

廉 我知道，我早就想到了。當我回家的第一天，大嫂從里面衝了出來，我就知道這一回，打的是怎樣的一回仗！慧英！我們不能把這一件事當作一個家庭問題，這是光明與黑暗的鬥爭，這是新與舊的鬥爭，這也就是真理與惡魔的鬥爭！

慧 你的話是對的，我們要很審慎的處理，我們也要很沉着的應戰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不是大嫂他們死，就是我們這一條線亡！我們要充實自己，我們還要擴大陣線。三哥，你還得去說服大哥。我去繼續把二嫂芬妹他們連絡起來。

芬 (在內) Good-bye, Darling.

聲 (在內) Good bye, Darling.

(惟廉和慧英急急地藏到左面臨花壇前林內去。)

芬 (從右面門進來，一直跑進左面入口，一路很得意的笑着。)

(惟廉和慧英走出。)

慧 (憂慮地) 芬妹的事情，我覺得太可憂慮了！

廉 誰說不是呢？

義 (在內咳嗽)

廉 這邊又有人來！(把她拉到臨花壇後面小徑內藏起。)

義 (和大從花壇前小徑走出) 我一定這樣辦。

大 你不要被你太太軟化了。

義 嘻嘻！這是什麼話！

(惟廉與慧英再走出來，追上去聞人聲又退回仍跑到原處藏起。)

(二少奶奶急急的上，阿庚跟着。)

二 (步到台中怒站着) 阿庚！你當我什麼人？你再跟着我，我馬上就告訴大少爺去！(一怒而入。)

阿 (尷尬的表情，小立亦隨入。)

(惟廉與慧英再走出來。)

廉 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慧 (感歎地) 唉！二嫂的磨難真是太多了。

(園外又有車子喇叭聲。)

廉 (驚異，回頭) 誰來了，車子！(趕快的把慧英拖到左亭後樹林內。)

(大少奶奶急急地披著大衣從左面上，偷偷地跑出去，惟廉與慧英出。)

廉 你在這兒呆一下，我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！(跟着出去。)

慧 (自語) 真是怪事!

春 (在內) 嘻嘻……

慧 (急急地仍藏入原地位)

(春桃笑着從左入口，即左台面第三路徑走出，灣到外面第二小徑里去。)

慧 (走出來跟跑到小徑入口處，看了半天，再走回來。)

(惟仁吃得醉醺醺的從內丸出，跌跌踉踉地走，看見慧英，向她身上撲去。慧英讓開，他又趕上，先拖住她的衣，面部極可怖。)

慧 (急得很) 大哥你怎麼?

仁 (一把把她抱住。)

慧 (想推開他) 大哥是我!

仁 (抱她起來。)

慧 (推開他) 大哥我是慧英!

仁 (不理,向她逼近。)

慧 (急得用雙拳把他亂捶。)大哥!你不能!

仁 (把他抱向亭門口。)

慧 (失了魂似的,一把把柱抓住。)大哥!老三來了!

仁 (有點倦仍不鬆手。)

慧 (喘氣無力)大哥!我要喊了。

仁 (鼓起氣力,想把她抱進去。)

廉 (從外跑進,看見,急趕上。)慧英,什麼事!(望望仁,死力把他拉開。)

仁 (倒到地下去。)

慧 (扶着柱子,喘着氣,望着仁,流着淚。)

廉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?

慧 (哭泣的聲音)大哥,他吃醉了!

廉

(仰天長歎，沉重，緩慢地。) 唉！這就是我們的家庭！

—幕—

第三幕

佈景

與第一幕同，黃家的客廳。

時間

距第二幕約三天光景，下午五點鐘。

人物

黃惟仁

春桃

大少奶奶

胡媽

黃惟義

俞慧英

黃惟芬

黃惟廉

老李

二少奶奶

阿庚

幕啓時：台上右門口，春桃正走進來，還沒有把門帶上，惟仁携辦公皮包，從左門進，是剛從辦公處下班回來。

春 仁 春
（一見惟仁，笑迎上。）啊！大少爺！你從廳里回來了嗎？（跑去接過皮包。）

仁 怎麼你一個人在這里？
春 我也剛進來呢！（把皮包放到沙發上去。）

仁 啊……

春 大少爺，你累了嗎？

仁 我沒有累，春桃！（走到沙發上坐下，取出煙預備燃火。）

春 （奪過他的火柴）大少爺！這是我們下人的事，你讓我來。（替他燃上，在旁邊嘍嘍嘍嘍嘍地笑。）

仁 （抽煙）……

春 啊，忘了！（跑進內室門，端出一碗茶來。）大少爺，你吃茶。

仁 三少爺出去沒有？

春 我沒有看見他，不曉得是不是和二少奶奶出去玩兒了。

仁 怎麼？三少爺和二少奶奶出去玩兒？

春 大少爺，你還不知道嗎？三少爺同二少奶奶好得很呢！

仁 你別胡說！

春 我真沒有胡說！他們倆口子真親熱，遇到一起，就打趣（走近惟仁一些）

仁 （不容不信）春桃，你聽誰說的？

春 我聽嗎？——不，我沒有聽誰說，是我親自看見的。

仁 （驚奇地）噢！

大 （從圓門走了出來，兩個人急急地走開。）春桃，你又在對大少爺說些什麼？

春 （有點慌）啊！大少奶奶，我沒有說什麼，大少爺在念經呢。

大 （向仁）你回來了？

仁 （已經坐在椅上，拿着一卷經，尷尬地。）我回來有好一會了。

大 春桃，你到廚房里去招呼一下，說晚飯早一點開。

春 是，大少奶奶！（下）

（兩人坐下。）

大 惟仁，你知道三弟在家還要呆多少時候？

仁 他剛回來的時候，是說一個星期就走的，現在已經有十多天了。

大 我不他不想回學校呢！

仁 那怎麼會！

大 （冷然的）很難說。

仁 （有所驚覺地）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大 （冷然地）沒有什麼意思，我看三弟在家里，有些情形不大對！

仁 （故作驚異）是些什麼地方呢？

大 （截絕地）他好像和一個女人正打得火熱。

仁 （故意）那是當然的，他和慧英兩個，在很小的時候，就很要好。

大 （冷笑）要是慧英，那倒沒有什麼問題。

仁 （再追一步）那麼還有誰呢？

大 難道你還不知道嗎？我看你最好能叫他早點回學校去！

仁 (愁眉深思)……

大 不然，是非鬧出人命不可的！

仁 (默然)……

大 (冷冷地)他還有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！

仁 什麼地方呢？

大 你不曾聽到他日常的議論嗎？完全是一派過激的話，昨天我看見一封信，里面說的全是些犯上作亂的話，我看他這樣下去，將來是非連累我們家不可的。

仁 (仍是默然)……

大 不但你的差事要壞，我們全家的性命，也有些靠不住呢！

仁 (半信半疑)三弟總不至於吧？

大 不至於！難道你還不知道，現在的青年學生，大部份是不可靠的嗎？

仁 不過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青年人的血，是不像我們這樣衰老的。他們目擊外交不

斷的失敗，主權不斷的散失，你爭我奪，你叫他們怎能不憤慨，怎能不想改革？其實，就是老年人，照道理講，也不能置國事於不問。宋朝陸放翁，以那樣的高年，對於國事，不是一樣沸着青年的血嗎？「一身報國有萬死，雙鬢向人無再青。」我每一次想起他這兩句詩，再看看自己的消沉，我總覺得慚愧。青年人愛國的熱忱，真是往往地會令人感泣！

大 照這樣說起來，對於三弟的行爲，你是贊同的了。

仁 雖然不一定贊同，我也沒有法子反對。

太 那麼，萬一將來因三弟的事情，而累及了全家，你預備怎麼辦？也會有過打算嗎？

七 打算倒是沒有的，對於任何一種事，我現在都主張聽其自然。水到渠成，花開葉落，夢幻泡影，水月鏡花。人間萬事，在我的眼里，是都作如是觀。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，三弟將來就是爲國事受了災難，殺身成仁，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正果。我佛慈悲，捨身救世，不然的話，大弟子迦葉阿難，又怎能有金石一般的信心影響全家，我想是不會的，你

未免過慮了！

大 不是我過慮，是因為不止於我兩個人的關係。

仁 那麼，依你怎麼辦呢？

大 爲着保全整個的家庭，我希望你叫他帶着他的未婚妻，馬上離開此地！

仁（思索）這樣的辦法，我覺得是欠穩妥的。三弟，他是我們全家最小的一個兄弟，也是我們父母最鍾愛的一個孩子。手足之情，何忍割棄？這樣視如路人的行爲，我們是不能做的。

大 這樣說起來，你是預備聽他胡爲了。

仁 也不盡然，我還是要勸他走。一來是爲着他的學業，二來呢，二弟過於齒莽，不要將來又惹出什麼別的是非。

大（冷笑）影響全家都不怕，又何必担心這些是非呢？（譏刺的眼）

仁（一本正經地）那却不同，有關人倫，不是等閒的事！

大 (不語凝思) ……

仁 (遲疑而後退出)

胡 (亂張亂望的自圓門出,看見大,急急地跑到面前。)大少奶奶,事情糟了!

大 (面色遽變,起立。)怎麼?

胡 三少爺說,明天早上,他們要和大少奶奶說理。

大 (陰冷地鎮靜下來) 那很好。

胡 還有大小姐,二小姐也在內。

大 (有怒容,冷笑。)啊! (走動,再回頭。)你從那兒得來這個消息?

胡 (很急的) 是剛纔,我打花園里走過,聽到三少爺在那里和大小姐說話,我偷偷地去聽,大小姐正在罵大少奶奶。三少爺聽完她的話,馬上就說,這件事非解決不可,明天早上,他要把全家請到,和大少奶奶說理。三少爺說的時候,把眼睛睜得老大,還用拳頭打着大理石的桌子呢!

大 (很怒,咬着唇,聽完話。)大小姐說了什麼話沒有?

胡 她說,晚上去約定二小姐,三少爺也說,要去找二少奶奶。

大 (經過較長的沉思)胡媽,你再去留心,三少爺什麼時候和二少奶奶說話,你馬上來告訴我!

胡 是,大少奶奶!(抬頭見惟養進來)啊!大少奶奶,二少爺回來了。(退出)

大 你打那兒來?

義 到吳苑去喝了回茶。

大 你只管喝茶,你也知道家里現在鬧到怎樣了嗎?

義 管他呢!只要有茶喝還怕什麼?

大 哼!這件事可不容許你不怕呢?

義 (驚異)那是什麼事?

大 是你自己的事,你的太太就要離開此地!

義 離開此地到那兒去？

大 和老三一道到上海。

義 (憤恨) 到上海他媽的，敢這樣幹嗎？

大 難道還怕你做哥哥的不成？

義 (憤怒) 好我倒要看他怕不怕！(轉身就向裏走)

大 (把他喊住) 惟義你別這樣急，話還沒有說完呢！

義 (走回來)

大 現在你打算幹什麼？

義 打死這一對狗男女！

大 狗男女是應該打，可是現在還沒有到時候。

義 (恨意很濃) ……

大 我早就告訴了你，抓住他們，給大家證據看，你不能無證據的打！

義 不能無證據的打，那我可難辦了！

大 爲什麼？

義 你想我早晨要調黃鶯，中午要喝茶，要聽書，晚上要打牌，我那里有時間找證據！

大 既然沒有時間，那也就不必管了！

義 我受不了這樣的侮辱！

大 (冷笑) ……

義 啊！我問你是大哥答應他們走的嗎？

大 大哥當然不會這樣胡塗！

義 (想) ……

大 可是也很難說。因爲我告訴他這件事，他似乎很淡然！

義 當然嘍，這也不是他的老婆。

大 聽說老三和你太太打算今天走。

義 慧英就答應嗎？

大 豈但答應，而且還幫忙！

義 還幫忙？那真太豈有此理了！

大 這件事，我本來也不知道。不知怎樣給春桃曉得了，跑來告訴我。你若是不願丟醜，我看還是想個法子的好。

義 你又不要我打，叫我有什麼法子呢！

大 法子是有，只怕你要出去！

義 你說吧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也顧不得了！

大 你今天不必出去，暗暗地藏將起來，等到他們要走的時候，把他們抓住！——

義 抓住以後怎樣？

大 向全家宣佈他們的好情！

義 那個宣佈？

大 當然是你！

義 我這事情我辦不了，我不會說話！

大 那末你就趕掉他們！

義 我想打！——

大 那可不成，你把他們打死了，你就要吃官司！

義 有這樣胡塗的官嗎？

大 官，本來就是胡塗的！

義 你能夠担保抓得着嗎？

大 要是你聽我的話，我自然敢担保！

義 就這樣辦好了。

（惟芬從裏面出來，面有憂色）

芬 （悽惋地） 大嫂！

大 (看一看她,不語。)

芬 (悽惋地) 大嫂,我想和你說幾句話。

大 (冷然地) 和我?

芬 是的,大嫂!(看惟義一眼,吞吐不說。)

義 (似乎了解了她的意思,做一個尷尬的表情退出。)

大 你有什麼事?

芬 大嫂!他不理我了。

大 你說的是高少爺嗎?他對你很好!

芬 本來是很好,現在却愛上別的女人了。他不理我了。

大 那一定是你不好,我好不容易替你介紹,現在又給你自己弄糟。你得知道,這樣的人家,

是不容易攀到的。你爲什麼不好好和他相與呢?

芬 不是我不好好地和他相與,是他有了別的人了。

大 你要對付得好，他何至於有別的人？

芬 因為我已經有了身孕，有了孩子了。

大 那是你自己太不小心。

芬 大嫂，這當然是我的錯，我太相信他了。現在怎麼辦呢？

大 他真有了別的人？

芬 是的，已經定了婚。

大 那就壓根兒沒有辦法了。

芬 這不能沒有辦法，我的肚子在一天天的大。

大 肚子一天天的又大又怎樣，難到你還能去找他嗎？你的大哥是吃他家的飯。你要和他

說話，恐怕連你大哥的事都要靠不住。我看這件事只好算了。

芬 這怎麼行？就是我自己的事不說，肚子裏的孩子，也不能沒有解決！

大 那只有把他弄掉。

芬 那不是太殘酷了嗎？

大 你覺得殘酷，就把他養了下來！

芬 那麼我的名譽呢？

大 到這個時候，還說什麼名譽嗎？你要顧名譽，你就不應和他鬧翻，你就該想到你大哥的事。我們全家是靠他生活的，你太不爲我們全家打算了。

芬 我捨不得這個小生命，大嫂，你替我想法子吧！

大 我說捨不得就養了下來，有什麼可怕呢？

芬 我不能，我不能不做人。

大 現在說不上這個問題。

芬 大嫂，他這樣欺負我，我不能和他講理嗎？

大 （更動一個地位）你別做夢了吧！理是可說的，但要看對手是什麼人。這是高家，是你大哥的上司，你能說什麼理？你真是太胡塗了！

芬 大嫂，你應該憐惜我，你應該幫幫我的忙。這回事是你替我弄成的，你說高少爺怎樣怎樣好，那知現在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大嫂！你不能不管，對你這樣的一個弱小的妹妹，你不能不替他設設法！

大 事情已經弄糟了，我有什麼法子可設呢？你們的事，我是早已知道了，高太太早已和我談過。這是你自己的不是，你能怪誰？我能有什麼法子替你設？

芬 大嫂，你不能這樣！你不能看着自己的小妹妹受人家糟塌，任人欺侮，你不能叫一個可憐的女孩子，遭受畢生的苦痛！

大 (和語)……

芬 大嫂！你總要替我想想法子，你總要替我報報仇，你總要替我肚子裏的小生命找一個着落。(逼上去) 大嫂！我跪下求求你好不好？(跪下)

大 (再調一個地位) 求我也沒有辦法。

芬 (起來，再趕上去) 你不會沒有辦法，你有力量和他們說理，你有力量去替我控告他！

大嫂！這不單我個人的恥辱，是我們全家的恥辱！大嫂！我們不能輕輕地放過他！大嫂，你是我的嫂嫂，也仿佛是我的母親，我是在你手裏撫養大的。大嫂！你不能這樣看着我苦痛到死，大嫂！大嫂！你行行好吧！我永遠忘不掉你！

大 (再換地位) 我沒有辦法，你找你三哥去。

芬 (躡起來跟過去) 大嫂，我不能去找三哥，我也不想去找他。他一回家的時候，就罵我不應該和高少爺在一起，我還以為他有偏見。現在你叫我什麼臉去見他呢？我不能找他，我也不能找大姐，我只有求求你，大嫂，我只有求求你！

大 我沒有辦法！(轉身進去)

芬 (一路追進去) 大嫂！你不能這樣！(更大聲) 大嫂！你不能這樣！(下)

(惟廉，慧英緊接着從右門上場是散步回來的，慧手裏拿着柳枝。)

廉 這當然是對的，大家庭到了現在，是非崩潰不可！無論你有多大的力量，也不能再使大家庭制度存在。我這一回的努力，在形式上看，誠然有維持大家庭之嫌，實際上是

不盡然的。

慧 我當然知道。

廉 我的意思是在原質上，自然要救這個家，事實上呢，也是要藉此使大家能夠更清楚看到大家庭的內部，打破大哥他們維持大家庭的結果，也終歸是勞而無功。我是希望我們家里的人能覺悟，是要促成這個舊式家庭的崩潰，慧英，難道這一點都不到嗎？

慧 我爲什麼看不到呢？

（正要下場，春桃出。）

春 哦！三少爺你剛回來嗎？

廉 （指慧英）我們剛在附近散步回來。

春 哦——大小姐也在這兒！（廉下）

慧 春桃，你打那兒來？

春 大小姐，飯後沒有事，在門房里和老李擦擦天！

慧 有什麼可擦的呢？

春 哦！大小姐，你還不知道嗎？昨天我們家里出了一件大事呢！

慧 （驚異）出了什麼大事？

春 啊，厨房里昨天跑掉了一隻大老母雞！

慧 （應付地的）啊……

春 ……

慧 春桃還有別的事嗎？

春 大小姐別的事是有的，可是我不敢說。

慧 春桃在我面前，還有什麼不敢說呢？

春 大小姐，我要是說了，您真的不見怪我春桃嗎？

慧 那當然嘍。

春 不，大小姐，我這是不說吧，你回頭要打我的耳光呢！

慧 你放心說好了。我是決不會怪你的！

春 那麼大小姐，我就告訴你吧，你不能向三少爺說去。

慧 不能說的話，我怎麼會說呢？

春 （吞吞吐吐地）大小姐！他們都說——

慧 他們都說什麼？

春 他們都說三少爺——

慧 他們都說三少爺怎樣？

春 他們都說三少爺和二少奶奶——

慧 和二少奶奶怎樣？

春 他們都說，三少爺和二少奶奶好得很。

慧 這些話我早就聽到了。

春 那麼你是應該氣了？

慧 我不氣。

春 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慧 因為這是謠言。

春 這一點也不是謠言！大小姐，這話是千真萬確的。

慧 （笑）春桃，你把這話告訴我是什麼意思？

春 我替你抱不平，我要你氣呀！

慧 我氣不出來怎麼辦呢？

春 大小姐！你平時不是聰明得很嗎？

慧 不，我笨得很！

春 大小姐，你真是太笨了。

廉 （在門限上立住）春桃，你在這兒說些什麼？

春 哦！三少爺，我沒有說什麼，我說我們家裏的鷄，一天下了五個蛋。

廉 你的怪話那來這麼多？

春 這不是怪話，在我們鄉里是常見的。

廉 好，你去吧！

春 我馬上就去。（匆匆下場）

廉 慧英，春桃是不是在說那一套？

慧 正是。

廉 你怎麼說？

慧 我和他開了一陣玩笑。

廉 這個傢伙真是個大傻瓜！

慧 （微笑）也怪有趣的。

廉 啊！慧英，我想事情無論怎樣，是不能再遲了，明天非把他解決掉不可。

慧 你不是說要偵察大嫂一下，看她常常夜里出去，是到什麼地方嗎？

廉 我的意思，是兩方同時進行。

慧 那部半夜來的車子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謎？

廉 很難說，我看大嫂也許——

慧 你打算今天夜里再去偵察嗎？

廉 是的，我想半夜里和你到花園外面去候。

慧 候她回來是不是？

廉 是，如果有什麼發現，對於整個計劃的進行，是會有利的。

慧 我真不解這個人是什麼心思！

廉 慧英，現在幾點鐘了？

慧 （看錶）快八點，我們進去吃飯吧？

廉 好，我回頭還要和二嫂談談呢！

（懸英與惟廉自右門下。）

胡 （再鬼頭鬼腦地從圓門進來，亂張亂望。）

大 （稍遲出，立在圓門口。）

胡 （走到台中，看見空無一人，很焦急，回頭一看，大迎面站着。）啊，大少奶奶在這里。

大 （便走便說）胡媽！事情怎樣了？（走到沙發坐下。）

胡 大少奶奶，一切都辦好了，春桃剛才還在大小姐面前下烟藥呢？

大 大小姐怎麼樣？

胡 他氣得很，現在正和三少爺在鬧，聽說她還要不吃飯，還要上吊呢！

大 她居然也要這樣做嗎？

胡 是呀！她這樣鬧，把我們下人都笑煞了呢！

大 三少爺呢？

胡 他當然是有苦說不出，沒有法子分辨。

大 那麼，他還會和二少奶奶談私話嗎？

胡 我和那是不會不談的。

大 你怎麼知道？

胡 我看三少爺對於二少奶奶，雖然是不歡喜她，可是却很可憐她呢！

大 可憐當中，不就夾着一些歡喜嗎？

胡 啊！是的，大少奶奶，我說得太冒失了，三少爺確實有些歡喜二少奶奶呢！

大 他恨的只是我！

胡 這事情也真是太奇怪，實在說起來，我們公館里，只有你大少奶奶最好，他一味的要和你作對，真想不開是什麼道理。啊，大少奶奶我忘了，聽說剛才他們在鬧，三少爺又在罵你呢！

大 (負氣地) 罵我那很好，等着看吧，看究竟是誰應該罵誰！

胡 ……

大。二小姐在家嗎？

胡 她出去了。

大 (取出兩張票子) 胡媽！天你的孩子來把這兩張票子給他。

胡 (笑嘻嘻地) 啊！又是鈔票，大少奶奶，你真是太厚愛了。

大 (從圓門下場)

胡 (望她走後，得意的看着票子)

李 (從外門偷偷地進來，從後面蒙着她的兩眼)

胡 是那一個？

李 (不語，不出聲的笑)

胡 (摸他的手) 死鬼，我曉得是你。

李 (作假聲) 我是誰？

胡 別裝腔了，你是老李，(打他手) 鬼！

李 (鬆下了，兩人相視一笑。) 胡媽！這兩張票子是那里來的？

胡 (笑) 還不是大少奶奶嗎！

李 胡媽，大少奶奶爲什麼專門把錢給你？

胡 那不是很明白嗎？人家越大，是非越多，做娘姨的，只要會播弄，會挑剔，總歸是有錢賺的。那一個大戶人家的太太，不想在下人中間收一兩個心腹，老李，只有你這個鬼傻，我才不傻呢！你看（搶過他的票子）我不是也有了錢嗎？

胡 (跑上去搶) 你敢拿去！

李 (帶跑帶說) 沒有幾個錢，就送了我吧！

(老李仍自外門下，胡媽趕着，也下場。二少奶奶與惟廉同自圓門上，二少奶奶在前，很愁苦的表情，走到沙發坐下。)

廉 二嫂，你這樣悲苦下去，怎麼得了呢？

二 不得了也沒有辦法！我覺得人是太殘忍了，不但不給我一點愛，就是一點安慰也不

肯給我，什麼都不肯施捨，什麼都不肯賜予。如果有一個人肯給我一點安慰，就是小到無可再小的溫情，我的精神又何至如此！

廉 二嫂，你太作繭自縛了。

二 你是理智勝過情感的，可是我却和你相反。我的情感太熱，過去的每一個記憶，我是什麼時候也沒有法子忘却，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，比照在境子里還要明朗。又如無數的筋絡，只要擰起一根，馬上就影響到全部。我不能想，只要一相，我馬上就如一座要爆發的火山，有無數的火化，要向外飛，要向外迸，我的全身都要爆裂。我的心是什麼時候都在燃燒，我的心是什麼時候都在苦痛，我祇要想起過去的一切，我馬上就會想到死亡。

廉 人類是誰都有感情的，可是我們不能任熱情自由的奔放，我們應該壓抑一點，理智一點。像你這樣的任性，是什麼時候都要感到痛苦的。二嫂，你應該理解，人並不是離開男女的愛情就不能生存。

二 我知道，但是我的感情太熱了，我沒有法子克服自己。

廉 像你這樣，將來究竟如何是好呢？

二 我不能說，我記得小的時候讀詩，每讀到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兩句的時候，我總會流淚，想不到現在的我，也是這樣的悲慘！（下）

廉 （嘿然不語地，又似乎還有話說地跟了進去。）

胡 （輕着脚步從外門進，看他們走了進去；又跑到對面門縫裏張張，再跑到圓門裏去。）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！

阿 （正在胡媽向內走，他從左門出，輕輕的進右門，彷彿在探視，尋找什麼似的。）

胡 （把大少奶奶叫了出來。）

大 現在怎樣了？

胡 大少奶奶，三少爺和二少奶奶剛纔在這裡談心。

大 有多少時候？

胡 很久。

大 你怎麼不叫我？

胡 我在外面走不進來！

大 現在他們上那兒去了？

胡 到裏面去了，一時不會分開。

大 那末你趕快去找人，把大少爺，二少爺，大小姐，一起都請來。

胡 我就去。（從圓門下）

大 （站在那裏凝想一下，又跑到裏室門看看。）

仁 （從圓門出來）我一卷經還沒有唸完，又有什麼事喊我？

大 你別管，請你先坐下來再談。

仁 （嘆一聲氣坐下）唉……

春 （自圓門裏追出）大少爺！你怎麼經念了一半就跑掉？（一眼看見大少奶奶）啊！大

少奶奶！

大 你跑來幹什麼？

春 沒有什麼，大少奶奶！（轉身就走）

大 春桃，你站住，你不要走！

春 （有點胆怯）不，大少奶奶，我要照應佛堂里香火。（再轉身）

大 你不要走，告訴你不要再走！

春 （顫抖並着脚）是，大少奶奶！

義 （亦自圓門出）大哥是你喊我？

大 不是，我是……

義 （正要開口）……

大 請你也坐下。

春 大少奶奶，我可以去嗎？廚房裏水要開了！

大 別管他，你站住！

春 是！大少奶奶。（回頭見慧英出）啊！大少奶奶，大小姐也來了呢！

慧 大嫂！你叫我有什麼事嗎？

大 有一點事，你坐下再說。

胡 （最後出）大少奶奶，人都來了嗎？

大 都來了。

胡 （轉身入右門）

仁 我去把一卷經念完了再來吧。（起身要走）

大 （止住他）不，這兒馬上就有現世經。

仁 現世經，我從來只知道有金剛經，彌陀經，那有什麼現世經？

大 不，你看到了，也許覺得很面熟呢！

慧 大嫂！今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大 事是沒有什麼，因為我學會了一套魔術，想試給大家看看。

慧 大嫂也學會了魔術？

大 (不回答)

義 你這話是真還是假？

大 只有傻瓜以為是假。

義 (莫明其妙的情形)……

慧 (有意地)大嫂！你對魔術也感到趣味嗎？

大 慧英，這套魔術特別是對於你，是會更感到趣味的。

慧 (若有所悟的情形)啊！……

大 這種魔術是最近才發明的。

仁 是那類？

大 名字叫做「清潔運動」！

慧 (恍然所悟有點心急的立起) 大嫂「清潔運動」有什麼好看呢？

大 不好看得很，你不要走。

義 (不耐地) 有什麼把戲，我看你還是快點兒玩吧，別兜圈子了。

大 不兜圈子，那麼也好，我玩的魔術很簡單，我請你們看二少奶奶怎樣和三少爺戀愛？

仁 (驚異地) 怎麼你瘋了！

大 (冷酷地) 我沒有瘋，我也要替你們家裏做一次「清潔運動」！

慧 (憤怒地) 大嫂，你不能這樣。

大 慧英，請你看事實吧！請你們跟我來！

(大家跟大走，快到門首胡媽出)

大 胡媽！怎麼了？

胡 他們來了。

大 到這兒來？

胡 正向這屋子裏來。

大 (命令地) 請你們退後站着! (退到園門兩旁) 請你們不要響!

(仍然有話說的)

大 請你們不要說話!

大 (關燈自己也隱起)

(舞台全黑, 圓門後光仍舊, 五秒鐘, 隱隱有啜泣聲)

大 (在暗中) 請你們別响, 來了!

(阿庚趕着二少奶奶出來, 行至台中)

大 (開燈) 請你們看!

二 (大叫一聲跑開) 哎——

(大家一看,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, 各有各的表情)

大 怎麼! 阿庚!

(我打阿庚，從中圓門出，拉開，回頭。)

大 嫂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大 (大失所望，沉重地。) 沒有什麼，我的魔術失敗了！

—幕—

第四幕

佈景

黃家花園的後門外面。台右爲花園後門及圍牆，後門居中，圍牆橫面突出二尺餘，斜伸至台內。右台口爲一小道，台左前三分之一爲樹林，突出如半月，中部突出亦近三尺。後爲大道。再後又爲小樹林，突出最多處，不過二尺。台後與圍牆銜接處爲一斜坡，走至坡頂下看，下面卽是河流，遠處有山峯，在大道邊。距後左兩面約四尺，有一高柱路燈。側面正對着圍門靠後一面的邊框後門兩面有高大的樹。

時間

與第三幕同日，夜三時。

人物

俞慧英

黃惟廉

阿庚

胡媽

春桃

黃惟芬

二少奶奶

黃惟仁

李福

黃惟義

大少奶奶

鄭明禮

大少奶奶舊友。

啓幕時，慧英與惟廉露台左樹林邊坐着，兩人都似乎有些疲倦。天空無月，僅路燈的光線在明滅之間，調子很淒涼。

慧 (打了一個呵欠) 我看大嫂今晚是不會回來了。

廉 這不會，她怎麼能夠不回來呢？

慧 (有點焦急) 你看看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？

廉 (就燈光下看錶) 兩點還缺一刻呢。

慧 (再打一個呵欠) 我簡直想睡覺！

廉 別睡覺，我們再來談談。

慧 我覺得今天的事情，真是太奇怪了！

廉 爲什麼？

慧 你不是和二嫂一同進去的嗎？怎麼後來變成了阿庚呢？

廉 進去，確是一同進去的。我和二嫂談完了家里的事，她就回房里去。我到後園去找你，

沒有想到你不在那里。等到我再出來，已是阿庚被打的時候了。

慧 啊！原來是這樣。我還有一件事想問你，就是你常常跟着申子的喇叭聲跑出來偵察，

車子里的人，竟一回都沒有看見嗎？

廉 看當然是看見，不過總看不清他的臉。

慧 一般的推測呢？

廉 我不能作一般的推測。

慧 真是太怪了！（翻身伏在草地上。）

廉 不過拆穿了以後，也許一點不怪呢！（仰睡到地上去。）

慧 （想，再爬起坐着。）大嫂的行爲真是太可疑了！

廉 恐怕不止於可疑吧！

慧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——

廉 我的意思是說，大嫂對於我們的家，恐怕還有更大的陰謀呢！

慧 可見家裏的人，却都睡在鼓里，似乎什麼也不知道。

廉 那是當然的，要是家里人不胡塗，她就有陰謀，有什麼方法下手呢？

慧 ……

廉 我看家里的人，也並不是真胡塗，實在是因為各懷了私心，大哥受了種種打擊，對於大嫂的一切行爲，祇好明知故昧，裝作不知。二哥呢，爲着和大嫂狼狽爲奸，可以滿足他的經濟慾望，也就顧不得大家。芬妹是一個小孩，什麼都沒有經驗，也什麼都不知道。二嫂雖想反對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再加自己又處於孤立的地位，也祇得聽之。大家既都不管，大嫂自然是任性而爲了。

慧 大概她做夢也沒有想到，我們會這樣和她作對吧！

廉 不，她早就想到了，所以，每當寒暑假的時候，她對我總是在各方面表示好感。開學的時候，又特別的多給錢，這無非是要堵住我的嘴。她的用心，還不是一樣嗎？她那里想到，在這個家庭里，也有不受她騙的人呢！

慧 因爲你不受她的籠絡，要和她反對，她就設計來陷害你。

廉 事實上有什麼用呢？可憐的祇是二嫂！

慧 ……

廉 二嫂，她太看重戀愛了！

阿 （在內咳嗽，距離相當遠）……

廉 （急急跳起）慧英，別響，誰來了！

阿 （兩人藏到右圍牆旁邊，阿庚提一個燈籠，從台左大道上。）

阿 （走到門前，把燈籠吹滅，掛在樹上，自己爬上去，對園內四處張望，忽以手覆嘴側，用很低的聲音

呼喚。）胡大嫂，胡大嫂！（對裏面點一點頭，表示胡大嫂已看到他，然後跳下樹來，拍拍身上的

灰。）

胡 （輕輕地開門出來，四面張望，看見阿庚，用很輕的聲音。）阿庚，你怎麼這個時候才來，把我

急死了。

(兩人向台口走，廉恐怕爲所見，躍入台內去。)

阿 胡大嫂，我今天真是倒霉！

胡 打得不輕吧？

阿 青了好幾處呢！

胡 我不是早告訴你，別胡轉念頭嗎？

阿 我也不過是好玩。

胡 這也是好玩的事！

阿 我本來並不想這樣，是大少奶奶叫我做的。

胡 她怎麼叫你？

阿 她沒有說，意思是有的。

胡 你沒有想到三少爺要來上這麼一着吧？

阿 三少爺是不會的。

胡 那是誰呢？

阿 一定是大少奶奶！

胡 她既然叫你做，爲什麼又要捉你呢？

阿 ！她一定以爲是三少爺，却不想燈一開，是我，所以她奇怪的叫起來。

胡 阿庚！二少奶奶究竟同你怎麼樣？

阿 什麼也沒有，祇討了幾回沒趣。

胡 今天呢？

阿 今天我看她一個人在走着，歎氣，我盯着她，她急得跑，我就趕上去。想不到竟闖了這
樣的大禍。

胡 二少奶奶不是太冤枉了嗎？

阿 怎麼不是呢。胡大嫂，我心裏難過得很。

胡 爲什麼？

阿 我覺得太對不起二少奶奶了！

胡 現在你打算怎麼樣？

阿 我沒打算，我太難受了，我彷彿負了一身債似的，我想問問她現在怎樣了？

胡 她自從被打以後，就關在房裏哭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出來。

阿 她沒有辯明麼？

胡 怎麼沒有辯，可是有誰相信呢？

阿 （歎息）真是太慘了！

胡 都是你這鬼不好！

阿 唉！……

春 （在外）胡大嫂！

胡 死鬼春桃來了！

阿 我去了。（便拿燈籠便說，垂頭喪氣的下場。）

胡 (有所思地,得意地,望着他的背影)

春 (開門出來,看見胡媽。)胡大嫂,原來你在這里,把我找得累死了。

胡 (搭訕的)又有什麼事嗎?春桃姐!

春 胡大嫂,我有一樁很要緊的事情要告訴你。

胡 大概又是大少爺什麼吧?

春 胡大嫂!你這個人真要不得!爲什麼我一說話就非說大少爺不可呢?難道我春桃除

掉大少爺就不過日子嗎?

胡 日子當然是好過的,不過——!

春 又來了!胡大嫂,(轉身進去)我不同你說了。

胡 (把她拉回來)說得好玩兒的,你真動氣了嗎?

春 不是我動氣,你的話說得太不中聽了!

胡 春桃,這就算是我的錯吧,你要說的,究竟是什麼要緊事?

春 剛才我到佛堂裏去，我看見大少爺在那裏流眼淚！

胡 流眼淚有什麼稀奇呢？

春 流眼淚自然沒有什麼稀奇，可是你要知道大少爺爲誰流，你就會覺得稀奇了。

胡 （搭訕地）那當然是爲你了！

春 別尋開心好不好？

胡 （撲哧的笑）那麼爲誰呢？

春 （看了她一眼再說下去）奇怪得很！他替二少奶奶難過呢！

胡 因此你的心也就酸起來是不是？

春 你這個鬼，將來不曉得怎麼死。（跑進去）

胡 （跟着笑了進去。）

（惟廉與慧英從原路出來。）

廉 你注意了胡媽的話沒有？

慧 注意了。

廉 這一回二哥的行動，似乎又是大嫂所策動呢？

慧 我不是早就看到了嗎？她原來的意思是要陷害你的！

廉 胡媽這個人很不可靠。

慧 還不是大嫂用錢收買的死黨嗎？

廉 也好，今天我們就是等不到大嫂，總算又多了一個線索了。

慧 (點頭) 對的。(傾聽) 又是誰來了？

(遠遠的有哭泣聲，漸哭漸近，兩人聽吧，急藏到左台口樹林外。)

芬 (一路哭泣，從大道上場，走向圓門，髮亂衣被拉破。)

廉 (輕輕的向慧) 這不是芬妹嗎？怎麼弄得這樣！

慧 (走上幾步) 惟芬！

芬 (回頭見是慧英，很快的跑過來，抱住她放聲大哭。)

慧 (撫摩着她的頭髮) 芬妹, 你怎麼了!

芬 (不語只是哭)

慧 芬妹, 你受了誰的氣回來嗎?

芬 (哭的更厲害)

慧 芬妹, 你別哭, 有什麼話你儘管說好了!

芬 (淚眼) 大姐! 我沒有得說!

廉 芬妹, 你不能沒有得說。

芬 (情感奔迸地) 三哥, 我覺得一切都完了, 一切都完了!

廉 不, 芬妹, 你有什麼事? 你沒有完, 你還年青。

芬 啊! 三哥! 我還年青, 我應該說, 但是, 你叫我從什麼地方說起呢? 戀愛, 在不久以前, 我覺得是那樣的! 美好! 那樣的令我感動! 現在呢! 我感到戀愛竟如一座孤墳! 是那樣的淒涼, 是那樣的悲慘, 是那樣的充滿了血和淚! 我曾經陶醉在戀愛當中, 可是現在, 一! 唉!

我真沒有想到，過去的甜蜜，沒有一點不成爲今朝的痛苦！

慧 芬妹，你不能這樣想。

芬 大姐，我不這樣想，但事實却逼得我這樣想。我愛一個人，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給了他，給了他而無悔恨！可是現在呢，我的青春被毀滅了，我自己也被拋棄了！我爲着正在孕育着的孩子，我不惜去做最後的一次請求。我說：你可憐可憐我吧，我說：你不要使可愛的孩子將來成爲無父之兒吧！三哥，人類是殘酷的，我夾着血和淚的請求，所得着的結果，祇是刺一般的冷笑！

廉 芬妹，你不要這樣的傷感！

芬 我不能不傷感！我熱烈的請求被拒絕了！爲着我們的一點血，我不惜跪在塵埃里哀告！我不惜給許多人冷笑，瘋狂一般的追在他的車子後面！我想他就具木石人也不能沒有感動！那甲知道，他這時沉醉在新的愛人的懷抱里，什麼也聽不見，什麼也看不到呢！

慧 芬妹，你不要太興奮！

芬 那時我不但興奮，而且發了狂！他不理我，叫馬車開快一點。我失了魂似的趕了上去，我要和他說一個明白，我希望有一點挽回。我抓住了馬韁，求那車夫停一下。我把攔住馬韁，我想使車子停將下來。我的力氣太小了！我忘記了我有身孕，幾次想竄上車子去，但是我幾次的被那殘酷的人推了下來！一點也沒有溫情，一點也沒有憐惜！

（慧英流淚，維廉嘆息。）

芬 就這樣的他丟下了我。我躺在塵埃當中，簡直爬不起來。感謝那些過路的人，他們把我用姜湯灌醒，給我休息，用話安慰我。要不是這一班可愛的過路者，我今天是會死在那里也未可知。我就這樣的在黑暗的道上，慢慢的摸索回來。三哥，你常常說我是胡塗的孩子，可是現在，我受了這樣大的打擊，我是不再胡塗了。你怪大嫂不該慫恿我去和惡魔戀愛，我當時還很怪你，現在我知道你的話都是金石之言了。可是，三哥！等到你妹妹相信你的話的時候，她已經是被毀了，她已經是完了！（哭）

廉 芬妹，你不要這樣的難過！你沒有完，這一回的教訓，將使你新生！這一回的刺激，將使你生長！讓這些可怕的經驗來鍛煉你吧。你已經從虎狼的羣中奪回你光耀的生命了！芬妹，你沒有完，你不要難過，孩子有了母親是一樣會生長的，你要覺悟，你不要灰心消極，不要為仇者所快！芬妹，你要充實你的力量，你要復仇！

芬 （還是哭泣）

慧 芬妹，三哥的話是對的，你應該放明白一點。一個人只要能覺悟，能回頭，是沒有什麼可恥的。（扶芬一同下場）

二 （悲愴的走出，隱隱地啜泣。至堤上，沉默，看四週。）月光，還是這樣的明朗；夜，還是這樣的幽靜。又那里想到，一個不幸的靈魂，就要在今天結束呢！（轉劇）是誰殺了我！（聲更大）是誰殺了我！（大哭，猛然地投下河去）

廉 （在內）不好！二嫂投河了！

（跑向崖坡去）

芬 (驚覺似的) 怎麼! 二嫂投河!

廉 (從坡上跳下水去)

(慧跑進去喊人)

芬 人生是多麼苦痛啊! (跑向坡頂)

慧 (在內) 你們快點起來, 你們快點起來!

芬 (對水面) 三哥, 二嫂的頭在左邊冒起來了! (稍停一下) 三哥, 你再向右邊划! (稍停) 三哥, 當心旁邊有個石柱!

胡 (從裏面慌張的跑去) 這是怎麼一回事! (跑到坡上)

春 (接了出來) 這怎麼得了! (也跑到坡上去)

李 (停一分鐘出) 鬧出這樣大事真想不到! (也跑到坡上去) 胡媽, 二少奶奶什麼時候跳下去的!

春 不知道。

芬 三哥，抓住她的衣服，抓住她的衣服！

胡 又沉下去了！

仁 （從裏面急急慌慌的）老三，救起來沒有？（跑上坡）

慧 （跟着出來，跑上坡。）芬妹，怎麼樣了？

芬 （回頭）還沒有划到呢。

李 （回頭向惟仁）抓到了，抓到了！

芬 你們看，三哥上來了！

（大衆沉默，望着人上坡，空氣馬上變的很嚴肅。人漸漸向後移動，接着惟廉走上坡，遍身竟濕，手裏捧着二少奶奶的屍身，面部憂戚萬狀，向前行。）

仁 怎麼樣了？

廉 （緩慢悲哀的搖頭，走向前放下屍體。）

義 （在裏面嘆）春桃，你這個傢伙，怎麼這樣混蛋！

春 (迎到門口) 二少爺, 有什麼事嗎?

義 烏籠也不掛好! 你看 (拿一隻死黃鶯在手裏給她看) 這是一隻多麼好的黃鶯, 給黃鼠狼拖死了! 真可惜! (隨手向河內扔去, 回頭驚奇的看大家, 看到睡在地上的屍身。驚訝的走去看。) 怎嗎! (有悲感, 無言的站住。)

慧 (悲涼的) 二哥! 二嫂真是太可憐了。她就這樣結束了她的一生!

義 (有懺悔意)

廉 (憤慨地) 二哥! 二嫂現在死了! 請問究竟是誰逼死她的?

義 (不語)……

廉 (無限感嘆) 一個可憐的犧牲者!

仁 春桃, 你先去, 找塊白布, 把二少奶奶覆起來!

胡 我們一道去吧! (與春桃全下)

廉 大哥! 我們的家真是太不幸了。

仁 (嘆氣) 唉!

廉 我希望一切的風波就在今天晚上平息掉!

(春桃胡媽取白布將屍身覆上。)

仁 胡媽，你去把大少奶奶喊起來!

胡 是。(下)

(老李與春桃隨下。)

芬 (把白布四角理好) 二嫂你好好地安眠吧!

(悲涼的空氣充滿舞台，稍頃，遠遠地有包車喇叭聲，響兩下。)

廉 (驚覺地) 來了! 你們站過來! (自己先向左林一貼。)

(大家莫名其妙地擠到他身邊去。)

義 老三，什麼東西來了?

廉 你別管，等一會兒看好了。

（大家奇怪互看，中史近地響了兩聲。）

廉（低聲）請大家別響！

（大嫂跟鄭明禮很親密的向後門走去。）

大（走到後門時）明禮！後天晚上你再來接我。

鄭 明天沒有空嗎？

大 空是有空，不過我不想去！

鄭 那麼好，再見。（張開手）

大 再見。（與之握手）

廉（突發地）大嫂！

大（驚異地馬上鬆下手，向大家一看，見全家都在，有些慌亂，很快的就鎮靜下來，若無其事的。）

你回去吧！

（鄭正走動兩步。）

義 (很怒,走上攔住。)回去回到那兒去?

鄭 你別管——

義 我就要管!(擄袖)

鄭 (退步)

義 我問你,你姓甚名誰?

鄭 我姓鄭。

義 叫什麼名字?

鄭 明禮!

義 明禮?我看你一點也不明禮!

大 惟義!你不能攔住人家的去路!

義 我爲什麼不能?

大 別的人不是你家的人,你沒有權過問!

義 我就要問！

大 不成有什麼事，和我說好了！這不關別人，明禮，你去！（揮之使去）

義 （再搶上一步）那不行！

大 你敢！

仁 （走上）老二你讓他去吧！

義 大哥！你不能這樣弱！

大 （有意地）惟義別做得太過份了！

義 （軟了下來，低頭視地）

大 明禮，你去！

鄭 （望惟義一眼）

義 滾你媽的蛋！

鄭 （惡狠狠的望他一下）

(大家相對，默無一語。)

大 現在有什麼話，請你們說吧！

廉 (走上) 大嫂，請你看！(向屍走)

大 (隨行)……

廉 (揭開屍布) 大嫂，請問這是誰的責任？

大 (冷酷地) 自作自受！

廉 很好！自作自受！大嫂，請再看！(引她看正坐在那裏哭的芬) 大嫂，你知道芬妹爲什麼哭嗎？

大 (冷酷地) 你問她自己！

廉 她被高少爺拋棄了。大嫂，請問這應該誰負責？

大 (冷酷地) 她又不是小孩！

廉 啊！她不是小孩！大嫂，請你再來看！(引她走向惟仁) 我大哥變得這樣頹喪，消沉，吃酒，

念佛，和五年前，完全成了兩個人，請問這更該是那個的責任！

大 （冷笑）你不必問我！

廉 啊！很好。大嫂！請你再看二哥！（引她到惟義面前）請問是誰使他從懶散變成流氓，請問是誰助長他的壞行為，使他更趨於墮落？

大 （冷酷地）這祇有他自己知道！（回身走幾步向內，再轉過身立住。）

廉 大嫂！你看，我們一家的情形，現在真是再明白不過了，活的，死的，傷的，被殺害的，是全都放在你的眼前了。一個很好的家庭，現在是破壞到這樣的程度！大嫂！我們都是人，我們都是有人心的人，我們也都是這個家庭裏的人。我們目擊這樣慘狀，我們不能拿出天良來嗎？大嫂，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現象，請問你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你究竟有什麼感想？

大 （默然不語）

廉 大嫂！你應該說話，你是一家之主！在有如國破家亡的這樣情形之下，生死一髮之間，

我不能不向你提出最後的抗議！你應該了解自己在過去所造的罪惡！你應該對我們全家告白你的態度！你不能再玩強固執！我們都是一家人，我不願你走向絕地！勒馬懸崖，回頭是岸！不然，是誰也不能瞭解你，誰也不能寬恕你！

大

（從沉默到憤怒）

廉 大嫂！我們的家，現在是已經到了盡頭。我們是再不能有甚麼等待！我希望你說話，那怕是一句也好。你應該叫我們曉得你最後的態度！

大

（從憤怒回到冷笑）

慧 大嫂！你不能這樣了！全家的人都在這里，所等待的就是你的一句話，你的最後的表白！大嫂！你應該說！

大

（固執地，冷冷地。）我沒有什麼最後的表白！我認定了這個家是無可救治，我認定了這個家是應該毀滅！這個家，以及這個家里的人，我早就看清楚，每一個人都是絕滅的象徵，每一個人都是死到頭上不知死！

芬 大嫂！你不能這樣說。

大 不能這樣說！請問在這個家里的人，那一個不是醉生夢死，那一個不是自私自利！從來就沒有一個人，把這個家當作家！就沒有一個人站得起來！這樣的家庭，毀滅是應該的！如果不毀滅，也真是上天無眼！自取滅亡！反而怨張怪李，天下竟有這樣地蠢貨！

義 你不能這樣罵人！

大 （極度反感）罵人？我沒有罵人！事實是這樣！你以為你是聰明的嗎？你以為你是比他們更高明嗎？你的胡塗，是比他們更甚的！你眼睛里所見到的，祇有金錢。你祇要有錢，什麼事幹不出來！我平時沒有辦法，不能不忍受你的氣。可是我恨你，是比恨任何人都厲害！毀家要說這個家真是被毀，你纔是真正毀壞這個家的人！

義 （怒向前逼近）你媽的！

大 （向後退）你別罵！惟義！我這些話並沒有冤枉你！在你要錢的時候，請問你，有幾回想到了家，有幾回不是說：「咱只是認得錢，有什麼弟兄不弟兄！」你很聰明，你今天也

會站到別人的一面來反對我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並不是好對付的！

義 (反感，更逼近。) 你媽的，你再說——！

大 (退到山坡上) 我爲什麼不能再說？我不但說，我還要大家曉得，現在站在他們一面反對我的人，纔是他們真正的仇敵！我要宣佈你的人格破產！(將手指惟義，惟義突出槍擊，砰的一聲。) 哎呀！(捫胸倒地，慧芬扶她倒下。)

仁 (趕上前來) 老二，你爲什麼這樣鹵莽？

義 (含淚的，撫着哥哥的兩肩，許久。) 大哥！我很對不起你！

(凝思，突然地轉身，低着頭，走向樹林里去。)

仁 (無言的回到妻的屍旁。)

(遠遠地工廠汽笛聲起。)

慧 (向仁) 大哥，天快亮了，我們進去休息休息吧。

(大家悲切的開始移動。突然的左林內槍聲起，大家急急地跑到左面，芬一個人進樹林。)

廉 (自語)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!

芬 (自內一路叫出) 三哥三哥!

(大家凝神驚訝, 芬一直衝向惟廉, 仍叫着「三哥」)

廉 芬妹! 又什麼事?

芬 (飲泣, 悲哀的抬起頭) 二哥, 他自殺了!

(全場靜默, 陷入極悲慘的空氣中)

(太陽從後面慢慢的升起)

廉 (長歎) 咳! 該死亡的已經死亡了, 該殺的也已殺了! 黑暗的時代, 馬上就會過去了吧!

(太陽升得更高, 鷄亂鳴)

——幕緩緩落——